

出三藏記集

九之

戸封

C40
4514
178

C 40-457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英塔院度海中永
為學者不暇許出院內
曹山二世鐵牛機



B 64853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九

釋

僧

祐

撰

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序第一

道安法師

大品經序第二

長安獻法師

注解大品經序第三

大梁皇帝

小品經序第四

長安獻法師

大小品對比要抄序第五

支道林作

正法華記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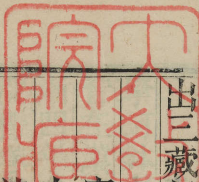
出經後記

正法華經後記第七

未詳作者

法華宗要序第八

慧觀法師



法華經後序第九

長安獻法師

持心經記第十

出經後記

思益經序第十一

長安獻法師

維摩詰經序第十二

僧肇法師

合維摩詰經序第十三

敏度法師

毗摩羅詰提經義疏序第十四

長安獻法師

自在王經後序第十五

長安獻法師

大涅槃經序第十六

涼州朗法師

大涅槃經記序第十七

未詳作者

六卷泥洹經記第十八

出經後記

二十卷泥洹經記第十九

出智猛傳

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序第一

晉道安法師

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遍及至京師
漸四年矣亦恒歲二未敢墮息然每至滯旬首尾隱
沒釋卷深思恨不見護公又羅等會建元十八年正
車師前部王名彌第來朝其國師字鳩摩羅跋提獻
梵天品一部四百二牒言二十千首盧首盧三十二
字梵數經法也卽審數之凡七千二百六十首盧
殘二十七字都并五十五萬二千四百七十五字
天竺沙門曇摩蟬執本佛護爲譯對而檢之慧進筆

受與放光光讚同者無所更出也其二經譯人所漏者隨其失處稱而正焉其義異不知孰是者輒併而兩存之往往爲訓其下凡四卷其一紙二紙異者出別爲一卷合五卷也譯梵爲秦有五失本也一者梵語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梵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梵經委悉至於歎詠叮嚀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煩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梵有義說正似亂辭尋說句語文無以異或千五百刻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將更傍及反騰前辭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然般若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叵階乃欲以千歲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者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今離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豈將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梵爲秦詎可不慎乎正當以不聞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復嫌大匠之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前人出經支識世高審得梵本難繫者也又羅支越斷鑿之巧者也巧則巧矣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懼竅成而混沌終矣若夫以詩爲煩重以尚書爲質
朴而刪令合今則馬鄭所深恨者也近出此撮欲使
不雜推經言旨唯懼失實也其有方言古辭自爲解
其下也於常首尾相違句不通者則冥如合符厭如
復析乃見前人之深謬欣通外域之嘉會也於九十
章蕩然無措疑處毫芒之間泯然無微疹已矣乎

南無一切佛過去未來現在佛如諸法明天竺禮般
若辭也明
智也外國禮有四種一闍耶二波羅南三婆南四南
莫南無屈體也跪也此四拜拜佛外道國土父母通
拜耳禮父母云南無
薩迦薩迦供養也
摩訶鉢羅若智也波羅度蜜無經抄天竺經無前題
前題皆云吉法

吉法竟是也道安
爲此首目題也

大品經序第二

長安釋僧叡

摩訶般若波羅蜜者出入地之由路登十階之龍津
也夫淵府不足以盡其深美故寄大以目之水鏡未
可以喻其澄朗故假慧以稱之造盡不足以得其涯
極故借度以明之然則功訖有無度名所以立照本
靜末慧日以之生曠兼無外大稱由以起斯三名者
雖義涉有流而詣得非心跡寄有用而功實非待非
心故以不住爲宗非待故以無照爲本本以無照則
疑知於化始宗以非心則忘功於行地故啟章玄門

以不住爲始妙歸三慧以無得爲終假號照其真應
行顯其明無生冲其用功德旌其深大明要終以驗
始漚和卽始以悟終蕩蕩焉真可謂大業者之通塗
畢佛乘者之要軌也夫寶重故防深功高故校廣囑
累之所以慇懃功德之所以屢增良有以也而經來
茲土乃以秦言譯之典謨乖於殊制名實喪於不謹
致使求之彌至而失之彌遠頓轡重關而窮路轉廣
不遇淵匠殆將墜矣亡師安和尚鑿荒塗以開轍標
玄指於性空落乖蹤而直達殆不以謬文爲閔也疊
疊之功思過其半邁之遠矣鳩摩羅什法師慧心夙

悟超拔特詣天魔于而不能迴淵識難而不能屈扇
龍樹之遺風震慧響於此世秦王感其來儀特運開
其疑滯以弘始三年歲次星紀冬十二月二十日至
長安秦王扣其虛關匠伯陶其淵致虛關旣開乃正
此文言淵致旣宣而出其釋論渭濱流祇洹之化西
明啟如來之心逍遙集德義之僧京城溢道詠之音
求法中興將始於此乎旣知命遇此真化敢竭微
誠屬當譯任執筆之際三惟亡師五失及三不易之
誨則憂懼交懷惕焉若厲雖復履薄臨深未足喻也
幸冀宗匠通鑒文雖左右而旨不違中遂謹受案譯

敢當此任以弘始五年歲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於
京城之北逍遙園中出此經法師手執梵本口宣秦
言兩釋異音交辯文旨秦王躬覽舊經驗其得失諮
其通途坦其宗致與諸宿舊義業沙門釋慧恭僧碧
僧遷寶度慧精法欽道流僧叡道恢道標道恒道悰
等五百餘人詳其義旨審其文中然後書之以其年
十二月十五日出盡校正檢括明年四月二十三日
乃訖文雖粗定以釋論校之猶多不盡是以隨出其
論隨而正之釋論既訖余乃文定定之未已已有寫
而傳者又有以意增損私以般若波羅蜜爲題者致

使文言舛錯前後不同良由後生虛已懷薄信我情
篤故也梵本唯序品阿鞞跋致品魔事品有名餘者
直第其品數而已法師以名非佛制唯存序品略其
二目其事數之名與舊不同者皆是法師以義正之
者也如陰入持等名與義乖故隨義改之陰爲衆入
爲處持爲性解脫爲皆捨除入爲勝處意止爲念處
意斷爲正勤覺意爲菩提直行爲聖道諸如此比改
之甚衆梵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謬者定之以字
義不可變者卽而書之是以異名斌然梵音殆半斯
實匠者之公謹筆受之重慎也幸冀遵實崇本之賢

推而體之不以文撲見咎煩異見情也

注解大品經序第三

大梁皇帝

機事未形六畫得其悔吝玄象既運九章測其盈虛
斯則鬼神不能隱其情狀陰陽不能遁其變通至如
摩訶般若波羅蜜者洞達無底虛豁無邊心行處滅
言語道斷不可以數術求不可以意識知非三明所
能照非四辯所能論此乃菩薩之正行道場之直路
還源之真法出要之上首本來不然畢竟空寂寄大
不能顯其博名慧不能度其用假度不能機其通借
岸不能窮其實若談一相事絕百非補處默然等覺

息行始適可謂無德而稱以無名相作名相說導涉
求之意開新發之眼故有般若之字彼岸之號頃者
學徒罕有尊重或時聞聽不得經味帝釋誠言信而
有徵此實賢衆之百慮菩薩之魔事故唱愈高和愈
寡知愈希道愈貴致使正經沉置於世寔由虛已情
少懷疑者多虛已少則是我之見深懷疑多則橫構
之慮繁然則雖繁慮紛紜不出四種一謂此經非是
究竟多引涅槃以爲碩訣二謂此經未是會三咸誦
法華以爲盛難三謂此經三乘通教所說般若卽聲
聞法四謂此經是階級行於漸教中第二時說舊義

如斯遇無是非較略四意粗言所懷涅槃是顯其果
德般若若明其因行顯果則以常住佛性爲本明因
則以無生中道爲宗以世諦言說是涅槃是般若以
第一義諦言說豈可復得談其優劣法華會三以歸
一則三遣而一存一存未免乎相故以萬善爲乘體
般若卽三而不三則三遣而一亡然無法之可得故
以無生爲乘體無生絕於戲論竟何三之可會所謂
百花異色共成一陰萬法殊相同入般若言三乘通
教多執二文今復開五意以增所疑一聲聞若智若
斷皆是菩薩無生法忍二三乘學道宜聞般若三三

乘同學般若俱成菩提四三乘欲住欲證不離是忍
五羅漢辟支從般若生於此五義不善分別堅著三
乘教同一門遂令朱紫共色珉玉等價若明察此說
深求經旨連環旣解弄九自息謂第二時是亦不然
人心不同皆如其面根性差別復過於此非可局以
一教限以五時般若無生非本來相豈以數量拘寧
可以次第求始於道樹終於雙林初中後時常說智
慧復何可得名爲漸教釋論言須菩提聞法華經中
說於佛所作少功德乃至戲笑漸漸必當作佛又聞
阿鞞跋致品中有退不退又復聞聲聞人皆當作佛

是故今問爲畢定爲不畢定以此而言去之彌遠夫
學出離非求語言應定觀道以正宗致三乘不分依
何義說相與無相有如水火二性相違豈得共貫雖
一切聖人以無爲法三乘入空其行各異聲聞以壞
緣觀觀生滅空緣覺以因緣觀觀法性空菩薩以無
生觀觀畢竟空此則溜湍殊味涇渭分流非可以口
勝非可以力爭欲及弱喪忒斯何適值大寶而不取
遇深經而不求亦何異窮子反走於宅中獨姥掩目
於道上此遇惑行之常性迷途之恒心但好龍而觀
盡愛象而翫迹荆山可爲流慟法水所以大悲經譬

兔馬論喻鹿犀俱以一象配成三獸用渡河以測境
因圍箭以驗智格得空之淺深量相心之厚薄懸鏡
在前無待耳識離婁旣睇豈勞相者若無不思誼之
理豈有不思誼之事放瑞光於三千集竒蓮於十方
變金色於大地嚴華臺於虛空表舌相之不虛證般
若之真實所以龍樹道安童壽慧遠咸以大權應世
或以殆庶救時莫不服膺上法如說修行況於細人
可離斯哉此經東漸二百五十有八歲始於魏甘露
五年至自于闐叔蘭開源彌天導江鳩摩羅什樹以
甘泉三譯五校可謂詳矣龍樹菩薩著大智論訓解

斯經義旨周備此實如意之寶藏智慧之滄海但其
文遠曠每怯近情朕以聽覽餘日集名僧二十人與
天保寺法寵等詳其去取靈根寺慧令等兼以筆功
探採釋論以注經本略其多解取其要釋此外或据
關河舊義或依先達故語時復間出以相顯發若章
門未開義勢深重則叅懷同事廣其所見使質而不
簡文而不繁庶令學者有過半之思講般若經者多
說五時一往聽受似有條理重更研求多不相符唯
仁王般若具書名部世既以爲疑經今則置而不論
僧叡小品序云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

之說多者十萬偈少者六百偈略出四種而不列名
釋論言般若部黨有多有少光讚放光道行止舉三
名復不滿四此土別有一卷謂爲金剛般若欲以配
數可得爲五旣不具得經名復不悉時之前後若以
臆斷易致譏嫌此非義要請俟多聞今注大品自有
五段非彼所言五時般若勸說以不住標其始命說
以無教通其道願說以無得顯其行信說以甚深歎
其法廣說以不盡要其終中品所以累教末章所以
三屬義備後釋不復詳言設遇時曠正教處無法名
猶且苦辛草澤經歷險遠翹心過聽澍意希夷冀遲

玄應想像空聲輕生以重半偈賣身以尊一言甘軟
血而不疑欣出髓而無悋況復龍宮神珠寶臺金牒
難得之貨難聞之法遍布塔寺充牣目前豈可不伏
心受持虛懷鑽仰使佛種相續菩提不斷知恩反復
更無他道方以雪山匹以香城寧得同日語其優劣
率書所得懼增來過明達後進幸依法行

小品經序第四

長安釋僧叡作

般若波羅蜜經者窮理盡性之格言菩薩成佛之弘
軌也軌不弘則不足以冥群異指其歸性不盡則物
何以登道場成正覺正覺之所以成群異之所以一

何莫由斯道也是以累教慇懃三撫以之頻發功德
疊校九增以之屢至如問相標玄而玄其玄幻品忘
寄而忘其忘道行坦其津難問窮其源隨喜忘趣以
要終照明不化以卽玄章雖三十貫之者道言雖十
萬佩之者行行疑然後無生道足然後補處及此而
變一切智也法華鏡本以凝照般若冥末以解懸解
懸理趣菩薩道也凝照鏡本告其終也終而不泯則
歸途扶疎有三實之跡權應不夷則亂緒紛綸有惑
趣之異是以法華般若相待以期終方便實化冥一
以俠盡論其窮理盡性夷明萬行則寔不如照取其

大明真化解本無三則照不如實是故歎深則般若之功重美寔則法華之用微此經之尊三撫三囑未足惑也有秦太子者寓跡儲宮擬韻區外翫味斯經夢想增至准悟大品深知譯者之失會聞鳩摩羅法師神授其文真本猶存以弘始十年二月六日請令出之至四月三十日校正都訖考之舊譯真若荒田之稼芸過其半未詎多也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也其多者云有十萬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之中品也隨宜之言復何必計其多少議其煩簡耶梵文雅質案本譯之於麗

巧不足樸正有餘矣幸冀文悟之賢略其華而幾其實也

大小品對比要抄序第五 晉沙門釋支道林作

夫般若波羅蜜者衆妙之淵府群智之玄宗神王之所由如來之照功其爲經也至無空豁廓然無物者也無物於物故能齊於物無智於智故能運於智是故夷三脫於重玄齊萬物於空同明諸佛之始有盡群靈之本無登十住之妙階趣無生之徑路何者耶賴其至無故能爲用夫無也者豈能無哉無不能自無理亦不能爲理理不能爲理則理非理矣無不能

自無則無非無矣是故妙階則非階無生則非生妙由乎不妙無生由乎生是以十住之稱興乎未足定號般若之智生乎教迹之名是故言之則名生設教則智存智存於物寔無迹也名生於彼理無言也何則至理冥鑒歸乎無名無名無始道之體也無不可者聖之慎也苟慎理以應動則不得不寄言宜明所以寄宜暢所以言理冥則言廢忘覺則智全若存無以求寂希智以忘心智不足以盡無寂不足以冥神何則故有存於所存有無於所無存乎存者非其存也希乎無者非其無也何則徒知無之爲無莫知

所以無知存之爲存莫知所以存希無以忘無故非無之所無寄存以忘存故非存之所存莫若無其所以無忘其所以存忘其所以存則無存於所存遺其所以無則忘無於所無忘無故妙存妙存故盡無盡無則忘玄忘玄故無心然後二迹無寄存無有冥盡是以諸佛因般若之無始明萬物之自然衆生之喪道溺精神乎欲淵悟群俗以妙道漸積損至無設玄德以廣教守谷神以存虛齊衆首於玄同還群靈乎本無蓋聞出小品者道士也嘗遊外域歲數悠曩未見典載而不詳其姓名矣嘗聞先學共傳云佛去世後

從大品之中抄出小品世傳其人唯目之以淳德驗之以事應明其致而已亦莫測其由也夫至人也覽通群妙疑神玄冥靈虛響應感通無方建同德以接化設玄教以悟神述往迹以搜滯演成規以啓源或因變以求通事濟而化息適任以全分分足則教廢故理非乎變變非乎理教非乎體體非乎教故千變萬化莫非理外神何動哉以之不動故應變無窮無窮之變非聖在物物變非聖聖未始於變故教遺興乎變理滯生乎權接應存物理致同乎歸而辭數異乎本事備乎不同不同之功由之萬品神悟遲速莫

不緣分分間則功重言積而後悟質明則神朗觸理則玄暢輕之與重未始非分是以聖人之爲教不以功重而廢分分易而存輕故群品所以悟分功所以成必須重以運通因其宜以接分此爲悟者之功重非聖教之有煩令統所以約教功所以全必待統以適任約文以領玄領玄則易通因任則易從而物未悟二本之不異統致同乎宗便以言數爲大小源流爲精鹿文約謂之小文殷爲之大順常之爲通因變之爲舞守數之爲得領統之爲失而彼措文之徒羈見束教頃著阿含神匱分淺才不經宗儒墨大道域

定聖人志局文句詰教難權謂崇要爲達諒領統爲
傷宗須徵驗以明實効應則疑伏是以至人順羣情
以徵理取驗乎沸油明小品之體本塞群疑幽滯因
物之徵驗故示驗以應之今不可以趣徵於一驗目
之爲淳德効喪於事寔謂之爲常人而未達神化之
權統玄應於將來暢濟功於殊塗運無方之一致而
察殊軌爲異統觀竒化爲逆理位大寶爲欣王聚濟
貨爲欲始徒知至聖之爲教而莫知所以教是以聖
人標域三才玄定萬品教非一途應物萬方或損教
違無寄通適會或抱一御有繫文明宗崇聖典爲世

軌則夫體道盡神者不可詰之以言教遊無蹈虛者
不可求之於形器是以至人於物遂通而已明乎小
大之不異暢玄標之有寄因順物宜不拘小派或以
大品辭茂事廣喻引宏奧雖窮理有外終於玄同然
其明宗統一會致不異斯亦大聖之時教百姓之分
致苟以分致之不同亦何能求簡於聖哉若以簡不
由聖豈不寄言於百姓夫以萬聲鍾響響一以持之
萬物感聖聖亦寂以應之是以聲非乎響言非乎聖
明矣且神以知來夫知來者莫非其神也機動則神
朗神朗則逆鑒明夫來往常在鑒內是故至人鑒將

來之希纂明才致之不並簡教迹以崇順擬群智之分向關之者易統知希之者易行而大品言數豐具辭領富溢問對衍奧而理統宏遠雖玄宗易究而詳事難備是以明夫爲學之徒須尋迹旨關其所往究覽宗致標之興盡然後悟其所滯統其玄領或須練絃群問明其酬對探幽研蹟盡其妙致或以教衆數溢諷讀難究欲爲寫崇供養力致無階諸如此例群仰分狹闕者絕希是故出小品者參引王統簡領群目筌域事數標判由宗以爲小品而辭喻清約運旨疊疊然其往往明宗而標其會致使宏統有所於理

無損自非至精孰其明矣又察其津塗尋其妙會覽始原終研極奧旨領大品之王標備小品之玄致縹縹焉覽津津乎玄味精矣盡矣無以加矣斯人也將神王於冥津群形於萬物量不可測矣宜求之於筌表寄之於玄外惟昔聞之曰夫大小品者出於本品本品之文有六十萬言今遊天竺未適於晉今此二抄亦興於于大本出者不同也而小品出之在先然斯二經雖同出於本品而時往有不同者或小品之具大品所不載大品之所備小品之所闕所以然者或以二者之事同互相以爲賴明其本一故不並矣

而小品至略玄摠事要舉宗大品雖辭致婉巧而不喪本歸至於說者或以專句推事而不尋況旨或多以意裁不依經本故使文流相背義致同乖群義偏狹喪其玄旨或失其引統錯徵其事巧辭辯僞以爲經體雖文藻清逸而理統乖宗是以先哲出經以梵爲本小品雖抄以大爲宗推梵可以明理徵大可以驗小若苟任膏懷之所得背聖教之本旨徒常於新聲苟競於異常異常未足以徵本新聲不可以經宗而遺異常之爲談而莫知傷本之爲至傷本則失統失統則理滯理滯則或殆若以殆而不思其源困而不

尋其本斯則外不關於師資內不由於分得豈非仰資於有知自塞於所尋困蒙於所滯自窮於所通進不闇常退不研新說不依本理不經宗而忽詠先舊毀咎古人非所以爲學輔其自然者哉夫物之資生靡不有宗事之所由莫不有本宗之與本萬理之源矣本喪則理絕根朽則枝傾此自然之數也未紹不然矣於斯也徒有天然之才淵識邈世而未見大品覽其源流明其理統而欲寄懷小品率意造義欲寄其分得標顯自然希邈常流徒尚名實而竭其才思玄格聖言趣悅羣情而乖本違宗豈相望乎大品也

哉如其不悟將恐遂其所惑以罔後生是故推考異
同驗其虛實尋流窮源各有歸趣而小品引宗時有
諸異或辭倒事同而不乖旨歸或取其初要廢其後
致或筌次事宗倒其首尾或散在群品略撮玄要時
有此事乖互不同又大品事數甚衆而辭曠浩衍本
欲推求本宗明驗事旨而用思甚多勞審功又寡且
稽驗廢事不覆速急是故余今所以例玄事以駢此
標二品以相對明彼此之所在辯大小之有先雖理
惑非深奧而事對之不同故採其所究精麁並兼研
盡事迹使驗之有由故尋源以求實趣定於理宗是

以考大品之宏致驗小品之摠要搜玄沒之所存求
同異之所寄有在尋之有軌余乃也貫綜首尾推步
玄領究其繁結辨其凝滯使文不違旨理無負宗棲
驗有寄辨不失徵且於希詠之徒浪神遊宗陶冶玄
妙推尋源流關虛考寔不亦夷易乎若其域乖體極
對非理標或其所寄者願俟將來摩訶薩幸爲研盡
備其未詳也

正法華經記第六

出經後記

太康七年八月十日燉煌月支菩薩沙門法護手執
梵經口宣傳出正法華經二十七品授優婆塞聶聶承

遠張仕明張仲政共筆受竺德成竺文盛嚴威伯續
文承趙叔初張文龍陳長玄等共勸助歡喜九月二
日訖

天竺沙門竺力龜茲居士帛元信共參校元年二月
六日重覆

又元康元年長安孫伯虎以四月十五日寫素解
正法華經後記第七

未詳作者

永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比丘康那律於洛陽寫正
法華品竟時與清戒界節優婆塞張季博董景玄劉
長武長文等手執經本詣白馬寺對與法護口校古

訓講出深義以九月大齋十四日於東牛寺中施檀
大會講誦此經竟日盡夜無不咸歡重已校定
法華宗要序第八

釋慧觀

夫本際冥湛則神根凝一涉動離淳則精麁異陳於
是心轡競策塵想諍馳翳有淺深則昏明殊鏡是以
從初得佛暨于此經始應物開津故三乘別流別流
非真則終期有會會必同源故其乘唯一唯一無上
故謂之妙法頌曰

是乘微妙 清淨第一 於諸世間 最無有上
夫妙不可明必擬之有像像之美者蓮華爲上蓮華

之秀分陀利爲最妙萬法而爲言故喻之分陀利其爲經也明發蒙不可以語極釋權應之所由御終不可以秘深則開寔以顯宗致權應旣彰則局心自廢宗致旣顯則眞悟自生故能令萬流合注三乘同往同往之三會而爲一乘之始也覺慧成滿乘之盛也滅景澄神乘之終也雖以萬法爲乘然統之有主舉其宗要則慧牧其名故經以眞慧爲體妙一爲稱是以釋迦玄音始發讚佛智甚深多寶稱善歎平等大慧頌曰

爲說佛慧故 諸佛出世間 唯此一事實

餘二則非眞

然則佛慧乃一之正寔乘之體成妙之至足華之開秀者也雖寄華宣微而道玄像表稱之曰妙而體絕精龜頌曰

是法不可示 言詞相寂滅

二乘所以息慮補處所以絕塵唯佛與佛乃能究盡故恒沙如來感希聲以雲萃已逝之聖振餘靈而現證信佛法之奧區窮神之妙境其此經之謂乎此經之謂乎觀少習歸一之言長味會通之要然緬思愈勤而幽旨彌潛未嘗不面靈鷲以遐想臨詞句而增

懷諒由枝說差其本謬文乖其正也有外國法師鳩摩羅什超爽俊邁奇悟天拔量與海深辯流玉散繼釋蹤以嗣軌秉神火以霜燭組頽綱於將絕拯漂溺於已淪耀此慧燈來光斯境秦弘始八年夏於長安大寺集四方義學沙門二千餘人更出斯經與衆詳究什自手執梵經口譯秦語曲從方言而趣不乖本卽文之益亦已過半雖復霄雲披翳陽景俱暉未足喻也什猶謂語現而理沉事近而旨遠又釋言表之隱以應探蹟之求雖冥扉未開固已得其門矣夫上善等潤靈液尚均是以仰感囑累俯慨未聞故採述

旨要流布未聞庶法輪遐軫往所未往十方同悟究暢一乘故序之云尔

法華經後序第九

僧叡法師

法華經者諸佛之秘藏衆經之寔體也以華爲名者昭其本也稱分陀利者美其盛也所興旣玄其旨甚婉自非達識傳之罕有得其門者夫百卉藥木之英萬物寔實本也八萬四千法藏者道果之源也故以喻焉諸華之中蓮華最勝華而未敷名屈摩羅敷而將落名迦摩羅處中盛時名分陀利未敷喻二道將落譬泥洹榮曜獨足以喻斯典至如般若諸經深無

不極故道者以之而歸大無不該故乘者以之而濟
然其大略皆以適化爲本應務之門不得不以善權
爲用權之爲化悟物雖弘於寔體不足皆屬法華固
其宜矣尋其幽旨恢廓宏邃所該甚遠豈徒說寔歸
本畢定殊途而已耶乃寔大明覺理囊括古今云佛
壽無量永劫未足以明其久也分身無數萬形不足
以異其體也然則壽量定其非數分身明其無寔普
賢顯其無成多寶昭其不滅夫邁玄古以期今則萬
世同一日卽百化以悟玄則千途無異轍夫如是者
則生生未足以言期在永寂亦未可言其滅矣尋幽

宗以絕往則喪功於本無控心轡於三昧則忘期於
二地經流茲土雖復垂及百年譯者昧其虛津靈關
莫之或啟談者乖其准格幽跡罕得而履徒復搜研
皓首並未有窺其門者秦司隸校尉左將軍安城侯
姚嵩擬韻玄門宅心世表注誠斯典信詣跡至每思
尋其文深識譯者之失旣遇鳩摩羅法師爲之傳寫
指其大歸真若披重霄而高蹈登峴嶮而俯眄矣于
時聽受領悟之僧八百餘人皆是諸方英秀一時之
傑也是歲弘始八年歲次鶉火

持心經記第十

出經後記

持心經太康七年三月十日燉煌開士竺法護在長
安說出梵文授承遠

思益經序第十一

釋僧叡法師

此經天竺正音名毗絕沙真諦是他方梵天殊特妙
意菩薩之號也詳聽什公傳譯其名翻覆展轉意似
未盡良由未備秦言名寔之變故也察其語意會其
名旨當是持意非思益也直以未喻持義遂用益耳
其言益者超絕殊異妙拔之稱也思者進業高勝自
強不息之名也舊名持心最得其寔又其義旨舊名
等御諸法梵天坦其津塗世尊照其所明普華獎其

非心文殊泯以無生落落焉真可謂法輪再轉於闍
浮法鼓重聲於宇內甘露流津於季末靈液沾潤於
遐裔者矣而恭明前譯頗麗其辭仍迷其旨是使宏
標乖於謬文至味淡於華豔雖復研尋彌稔而幽旨
莫啟幸遇鳩摩羅什法師於關右旣得更譯梵音正
文言於竹帛又蒙披釋玄旨曉大歸於句下于時諮
悟之僧二千餘人大齋法集之衆欣豫難遭之慶近
是講肆之來未有其比于時予與道恒謬當傳寫之
任輒復疏其言記其事以貽後來之賢豈期必勝其
辭必盡其意耶庶以所錄之言粗可髣髴其心耳不

同時事之賢儻欲全見其高座所說之旨故具載之于文不自加其意也

維摩詰經序第十二

釋僧肇

維摩詰不思議經者蓋是窮微盡化妙絕之稱也其旨淵玄非言像所測道越三空非二乘所議超群數之表絕有心之境渺漭無爲而無不爲罔知所以然而能然者不思議也何則夫聖智無知而萬品俱照法身無像而殊形竝應至韻無言而玄籍彌布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故能統濟群方開物成務利見天下於我無爲而惑者覩感照因謂之智觀應形則謂

之身覩玄籍便謂之言見變動乃謂之權夫道之極者豈可以形言權智而語其神域哉然羣生長寢非言莫曉道不孤運弘之由人是以如來命文殊於異方召維摩於他土爰集毗耶共弘斯道此經所明統萬行則以權智爲主樹德本則以六度爲根濟蒙惑則以慈悲爲首語宗極則以不二爲言凡此衆說皆不思議之本也至若借座燈王請飯香土手接大千室包軋像不思議之迹也然幽關難啟聖應不同非本無以垂迹非迹無以顯本本迹雖殊而不思議一也故命侍者標以爲名焉大秦天王俊神超世玄心

獨悟弘至治於萬機之上揚道化於千載之下每尋
翫茲典以爲栖神之宅而恨支竺所出理滯於文常
懼玄宗墜於譯人北天之運運通有在也以弘始八
年歲次鶉火命大將軍常山公左將軍安城侯與義
學沙門千二百人於常安大寺請羅什法師重譯正
本什以高世之量冥心真境既盡囊中又善方言時
手執梵文口自宣譯道俗虔虔一言三復陶冶精求
務存聖意其文約而詣其旨婉而彰微遠之言於茲
顯然余以闇短時豫聽次雖思之參玄然庶得文意
輒順所聞而爲注解略記成言述而無作庶將來君

子異世同聞焉

合維摩詰經序第十三

沙門支敏度作

蓋維摩詰經者先哲之格言弘道之宏標也其文微
而婉厥旨幽而遠可謂唱高和寡故舉世罕覓然斯
經梵本出自維耶離在咎漢興始流茲土于時有優
婆塞支恭明逮及於晉有法護叔蘭此三賢者並博
綜稽古研機極玄殊方異音兼通開解先後譯傳別
爲三經同本人殊出異或辭句出入先後不同或有
無離合多少各異或方言訓古字乖趣同或其文梵
越其趣亦乖或文義混雜在疑似之間若此之比其

塗非一若其偏執一經則失兼通之功廣披其三則
文煩難究余是以合兩令相附以明所出爲本以蘭
所出爲子分章斷句使事類相從令尋之者瞻上視
下讀彼案此足以釋乖迂之勞易則易知矣若能參
考校異極數通變則萬流同歸百慮一致庶可以闡
大通於未寤闔同異於均致若其配不相疇儻失其
類者俟後明詰君子刊之從正

毘摩羅詰提經義疏序第十四

僧叡法師

此經以毗摩羅詰所說爲名者尊其人重其法也五
百應真之所稱述一切菩薩之所歎伏文殊師利對

揚之所明答普現色身之要言皆其說也借座於燈
王致飯於香積接大衆於右掌內妙樂於忍界阿難
之所絕塵皆其不可思議也高格邁于十地故彌勒
屈之而虛已崇墉超於學境故文殊已還並未闕
其庭者法言恢廓指玄門以忘期觀品夷照揔化本
以冥想落落焉聲法鼓於維耶而十方世界無不悟
其希音恢恢焉感諸佛於一室而恒沙正覺無不應
其虛求予始發心啓蒙於此諷詠研求以爲喉襟稟
玄指於先匠亦復未識其絕往之通塞也旣蒙鳩摩
羅什法師正玄文髓幽指始悟前譯之傷本謬文之

乖趣耳至如以不來相爲辱來不見相爲相見未緣
法爲始神緣合法爲止心諸如此比無品不有無章
不爾然後知邊情諒談難可以參契真言厠懷玄悟
矣自慧風東扇法言流詠已來雖曰講肆格義迂而
乖本六家偏而不卽性空之宗以今驗之最得其寔
然鑪冶之功微恨不盡當是無法可尋非尋之不得
也何以知之此土先出諸經於識神性空明言處少
存神之文其處甚多中百二論文未及此又無通鑒
誰與正之先匠所以輟章於遐慨思決言於彌勒者
良在此也自提婆已前天竺義學之僧並無來者於

今始聞宏宗高唱敢預希味之流無不竭其聰而注
其心然領受之用易存憶識之功難掌自非般若朗
其聞慧揔持銘其思府焉能使機過而不遺神會而
不昧者哉故因紙墨以記其文外之言借衆聽以集
其成事之說煩而不簡者貴其事也質而不麗者重
其意也其指微而婉其辭博而晦自非筆受胡可勝
哉是以卽於講次疏以爲記冀通方之賢不咎其煩
而不要也

自在王經後序第十五

僧叡法師

此經以菩薩名號爲題者蓋是思益無盡意密迹諸

經之流也以其圓用無方故名自在勢無與等故稱
爲王標准宏廓固非思之所及幽旨玄疑尋者莫之
髣髴此土先出方等諸經皆是菩薩道行之式也般
若指其虛標勇伏明其必制法華泯一衆流大哀旌
其拯濟雖各有其美而未備此之所載秦大將軍尚
書令常山公姚顯其懷簡到徹悟轉詣聞其名而悅
之考其旨而虛襟思弘斯化廣其流津以爲斯文旣
布便若菩薩常住不去此世奔誠發自大心欣躍不
能自替遂請鳩摩羅法師譯而出之得此二卷於菩
薩希蹤卓犖之事朗然昭列矣是歲弘始九年歲次

鵜首

大涅槃經序第十六

涼州釋道朗作

大般涅槃者蓋是法身之玄堂正覺之實稱衆經之
淵鏡萬流之宗極其爲體也妙存有物之表周流無
窮之內任運而動見機而赴任運而動則乘靈照以
御物寄言蹄以通化見機而赴則應萬形而爲像卽
羣情而設教至乃形充十方而心不易慮教彌天下
情不在已厠流塵蟻而弗下彌蓋群聖而不高功濟
萬化而不恃明踰萬日而不居渾然與太虛同量泯
然與法性爲一夫法性以至極爲體至極則歸于無

變所以生滅不能遷其常生滅不能遷其常故其常
不動非樂不能虧其樂故其樂無窮或我生於謬想
非我起於因假因假存于名數故至我越名數而非
無越名數而非無故能居自在之聖位而非我不能
變非淨生於虛淨故真淨水鏡於萬法水鏡於萬法
故非淨不能渝是以斯經解章叙常樂我淨爲宗義
之林開究玄致爲涅槃之源用能闡秘藏於未聞啓
靈管以通照拯四重之瘵疽拔無間之疣贅闡秘藏
則羣識之情暢審妙義之在已啟靈管則悟玄光之
潛映神珠之在體然四重無間誹謗方等斯乃衆患

之疥瘡瘡之甚者故大涅槃以無瘡疣爲義名斯
經以大涅槃爲宗旨宗旨舉則明統攝於衆妙言約
而義備義名立則照三乘之優劣至極之有在然冥
化無朕妙契無言任之冲境則理不虛運是以此經
開誠言爲教本廣衆喻以會義建護法以涉初觀秘
藏以窮源暢千載之固滯散靈鷲之餘疑至於理微
幽蟠微于微者則諸菩薩弘郢匠之功曠舟船之濟
清難雲構翻覆周密由使幽途融坦宗歸豁然是故
誦其文而不疲語其義而不倦甘其味而無足食其
音而不厭始可謂微言興詠於真丹高韻初唱于赤

縣梵音震響於輦俗真俗巨曜於今日而寡聞之士
偏執之流不量愚見敢評大聖無涯之典遂使是非
興於諍論譏謗生于快心先覺不能返其迷衆聖莫
能移其志方將沉弊八邪之網長淪九流之淵不亦
哀哉不亦哀哉天竺沙門曇摩識者中天竺人婆羅
門種天懷秀拔領鑒明邃機辯清勝內外兼綜將乘
運流化先至燉煌停止數載大沮渠河西王者至德
潛著建隆王業雖形處萬機每思弘大道爲法城漸
會開定西夏斯經與識自遠而至自非至感先期孰
有若茲之遇哉識旣達此以玄始十年歲次大梁十

月二十三日河西王勸請令譯識手執梵文口宣秦
言其人神情旣銳而爲法殷重臨譯敬慎殆無遺隱
搜研本正務存經旨唯恨梵本分離殘缺未備耳余
以庸淺預遭斯運夙夜感戢欣遇良深聊試標位叙
其宗格豈謂必然闕其宏要者哉

此經梵本正文三萬五千偈於此方言數減百萬言
今數出者一萬餘偈如來去世後人不量愚淺抄略
此經分作數分隨意增損雜以世語緣使違失本正
如乳之投水下章言雖然猶勝餘經足滿千倍佛涅槃
後初四十年此經於閭浮提宣通流布大明於世

四十年後隱沒於地至正法欲滅餘八十年乃得行
世雨大法雨自是已後尋復隱沒至于千載像教之
末雖有此經人情薄淡無心敬信遂使羣邪競辯曠
塞玄路當知遺法將滅之相

大涅槃經記第十七

未詳作者

此大涅槃經初十卷有五品其梵本是東方道人智
猛從天竺將來暫慙高昌有天竺沙門曇無讖廣學
博見道俗兼綜遊方觀化先在燉煌河西王宿植洪
業素心冥契契應王公躬統士衆西定燉煌會遇其
人神解悟識請迎詣州安止內苑遣使高昌取此梵

本命識譯出此經初分唯有五品次六品已後其本
久在燉煌識因出經下際知部黨不足訪募餘殘有
梵道人應期送到此經梵本都二萬五千偈後來梵
本想亦近具足但頃來國家殷猥未暇更譯遂少停
滯諸可流布者經中大意宗塗悉舉無所少也今現
已有十三品作四十卷爲經文句執筆者一承經師
口所譯不加華飾其經初後所演佛性廣略之聞耳
無相違也每自惟省雖復西垂深幸此遇遇此大典
開解常滯非言所盡以諸家譯經之致大不允其旨
歸疑謬後生是故竊不自辭輒作徒勞之舉冀少有

補益諮叅經師採尋前後略舉初五品爲私記餘致
准之悉可領也

祐尋此序與明法師序及識法師傳小小不同未詳孰正故復兩存

六卷泥洹記第十八

出經後記

摩竭提國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優婆塞伽
羅先見晉土道人釋法顯遠遊此土爲求法故深感
其人卽爲寫此大般泥洹經如來秘藏願令此經流
布晉土一切衆生悉成平等如來法身義熙十三年
十月一日於謝司空石所立道場寺出此方等大般
泥洹經至十四年正月一日校定盡訖神師佛大跋
陀手執梵本寶雲傳譯于時座有二百五十人

二十卷泥洹記第十九

出智猛遊外國傳

智猛傳云毗耶離國有大小乘學不同帝利城次華
氏邑有婆羅門氏族甚多其稟性敏悟歸心大乘博
覽衆典無不通達家有銀塔縱廣八尺高三丈四龕
銀像高三尺餘多有大乘經種種供養婆羅門問猛
言從何來答言秦地來又問秦地有大乘學不卽答
皆大乘學其乃驚愕雅歎云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
智猛卽就其家得泥洹梵本還於涼州出得二十卷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九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梁沙門釋僧祐撰

華嚴經記第一

出經後記

十住經合注序第二

釋僧衛作

漸備經十住梵名并書叙第三

未詳作者

菩薩善戒菩薩地持二經記第四

釋僧祐撰

大集虛空藏無盡意三經記第五

釋僧祐撰

如來大哀經記第六

未詳作者

長阿含經序第七

僧肇法師

中阿含經序第八

道慈法師

出經後記

增一阿含經序第九

道安法師

四阿含暮抄序第十

未詳作者

優婆塞戒經序記第十一

出經後記

菩提經序第十二

僧叡法師

關中出禪經序第十三

長安叡法師

廬山出修行方便禪經序第十四

慧遠法師

禪要秘蜜經序第十五

出經後記

修行地不淨觀序第十六

慧觀法師

勝鬘經序第十七

未詳作者

勝鬘經序第十八

慈法師

文殊師利發願經序第十九

出經後記

賢愚經序第二十

釋僧祐撰

八吉祥經後記第二十一

出經後記

無量義經序第二十二

劉虬作

譬喻經序第二十三

康法邃作

百句譬喻經前記第二十四

出經前記

華嚴經記第一

出經後記

華嚴經梵本凡十萬偈昔道人支法領從于闐得此
三萬六千偈以晉義熙十四年歲次鶉火三月十日
於揚州司空謝石所立道塲寺請天竺禪師佛度跋

陀羅手執梵文譯梵爲晉沙門釋法業親從筆受時
吳郡內史孟顓右衛將軍褚叔度爲檀越至元熙二
年六月十日出訖凡再校梵本至大宋永初二年辛
丑之歲十二月二十八日校畢

十住經合注序第二

釋僧衛作

夫冥壑以冲虛靜用百川以之本至極以無相標玄
品物以之宗故法性住湛一以居妙寂紛累以運通
靈根朗圓燭以遂能乘涉動以開用然能要有資用
必有本用必有本故御本則悟涉無方能要有資故
悟虛則遂其通通則苞鏡六合而有無圓照塞則用

隨緣感而應必慮偏照圓則神功造極慮偏則顛覆
興焉故四瀆開溢則洪川灌壑玄象差轍則三光晦
曜因此而推固知運通有宗化積有本夫運通之宗
因緣開其會無相極其終化積之本十道啟其謀心
術兆其始故心術憑無則靈照通而大乘廓滯有則
神慮塞而九宅開矣然推而極之則唯心與法別而
張之則綿彰八極請辯而目焉夫萬法浩然宗一無
相靈魄彌綸統極圓照斯蓋日體用爲萬法言性虛
爲無相稱動王爲心識謂靜御爲智照故滯有慮塞
則曰心曰識憑靈照通則曰智曰見見者正見也始

曉之偏目也智者正偏知也體極之圓號也正見創
入轍之始正偏標體極之終四者蓋精魄彌綸水鏡
萬法雖數隨緣感然靈照常一而不變者也夫體用
無方則同寔異照故亂識爲塵穢心欲開見謂寶廓
智謂種穢心故五欲爲醜醜之室開見故三寶爲荆
石之門亂識故六塵爲幻惑之肆廓智故一切種爲
驪龍之淵四者寔萬法浩然同寔異照雖感應交映
而宗一無相者也故識御六塵以瞭性心起五欲以
昏慮見憑四諦以洗鑒智撫無相以通照然則境雖
理故心緣精魄彌綸體故靈照靈照故統名一心所

緣故惣號一法若夫名隨勢變則浩然無際統以心
法則未始非二故十住爲經將窮曠心術之原本遂
眞悟之始辯神功啟于化彰八萬歸於圓照使靈機
無隱伏之數大造無虛竊之名爾乃落滯識以反鑒
貞眞慧以居宗開十道運其用恬無相遠其通合三
義以廓能則表宏稱謂菩提菩提者包極十道之尊
號括囊通物之妙稱乃十住啟靈照之圓極遠弘大
通之逸軌故十住者靜照息機反鑒之容目者也夫
所以冠大業之始唱統十地之通目表稱十住諒義
存於茲焉義存於茲焉然則十住之興蓋廓明神覺

山三和詩集卷第十一
四
戸
之向牖發瑩真慧之砥礪如來反流盡源之舟輿世
雄撫會誕化之天府乃衆經之宗本法藏之淵源實
鑒始領終之水鏡光宣佛慧之日月者也夫致弘不
可以言象窮道玄不可以名數極故文約而義豐辭
婉而旨弘兆百行開于心轍啟八萬舉其一隅非夫
探鉤玄臺研機孰能亢貞鑒敬於希微開扶英悟返
于三隅者哉悲夫守習之迷雖服膺舊聞不覲斯要
警負日月而彌昏面玄津而莫濟矣當請引而擢焉
夫舉高必詣遠致深則興玄故廓六天以妙處引法
雲以勝衆蓋非勝無以扣其玄處非妙不足光其道

道光要有方玄扣必得人故位妙處以殊方則境絕
衆穢開玄肆以引衆則英彥蓋時處極六天則寶映
七珍衆舉法雲則體鏡九宅廓六變以開運朗耀世
之宏觀叩三說以開興撫玄中之統韻發五情以宣
到慮衆誠以彌淳邇二七以運感互交用於玄端開
神轍于三轉之際兆靈覺於九識之淵匹夫衆經以
比與不得同日而語開八萬以辯用焉可共劫而言
非夫體包三義道揔兩端孰有若斯之弘哉孰有若
斯之弘哉以此而斷其道淵矣其致玄矣夫以金剛
之幽植揔神辯以居用猶曰不可究其深況自降茲

者乎然道不獨運弘必由人故令千載之下靈液有寄焉夫外國法師鳩摩羅耆婆者挺天悟於命世邁英風于季俗乘冥寄而孤遊因秦運以弘道撫玄節於希聲暢微言于像外可以祛故納新非擬三益悟宗入轍幾于過半運啟其願彌遭其會以鉛礫之質厠南金之肆誠悟無返三之機思無稽玄之謀然存聞賞事庶無惑焉故撫經靜慮感尋疇昔每苦其文約而致弘言婉而旨玄使靈燭映于隱數大宗昧于編文神標繇是以權範玄風自茲用澆淳至于閑詣靖唯扣膺津門則何常不遙然長慨撫頽薄以興懷

哉故遂撰記上聞略爲注釋豈曰淵壑之待晨露蓋以伸其用已之心耳庶後來明哲有以引而補焉

漸備經十住梵名并書叙第三

未詳作者

波牟提陀晉曰一住

維摩羅晉曰二住

波披迦羅晉曰三住

阿至摸晉曰四住

頭闍耶晉曰五住

阿比目佉晉曰六住

頭羅迦摩晉曰七住

阿遮羅晉曰八住

抄頭摩提晉曰九住

曇摩彌迦晉曰十住

漸備經晉曰十住名

第一住名悅豫

第二住名離垢

第三住名興光

第四住名輝耀

第五住名難勝

第六住名目前

第七住名玄妙

第八住名不動

第九住名善哉意

第十住名法雨

漸備經十住行

第一住今亡

第二住說戒行

第三住說十二門五通事

第四住說三十七品事 第五住說四諦事

第六住說十二因緣事 第七住說權智事

第八住說神足變化事

第九住說神足教化事

第十住亦說神足教化事

漸備經護公以元康七年出之其經有五卷五萬餘言第一卷說一住事今無此一卷今現有二住以上至十住爲十品

漸備經十住與本業大品異說事委悉於本業大品不知何以瞠於涼州昔涼州諸道士釋敎道竺法彦義斯二道士並皆博學以經法爲意不知何以不集此經又亦不聞其有所說始知博聞之難爲人興顯經且亦是經說事廣大義理幽深乃是衆經之美

望辭叙茂贍真有奇聞而帛法巨亦是博學道士昔
鄴中亦與周旋不知何以復不集此經又不聞其言
博聞強記信難有護公出須賴經雖不見恒聞彥說
之張天錫更出首楞嚴故當應委於先者元康七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沙門法護在長安市西寺中出漸
備經手執梵本譯爲晉言護公菩薩人也尋其餘音
遺迹使人仰之彌遠夫諸方等無生諸三昧經類多
此公所出真衆生之冥梯大品出來雖數十年先出
諸公略不綜習不解諸公何以爾諸公才明過人當
能留心思研心以爲至業者故當極有所得先出諸

公故恨太簡於文句殊多可恨大品頃來東西諸講
習無不以爲業於文句猶不同覺其轉深但才分有
限思尋有極幽旨作非短思所盡然文句故可力爲
方欲研之窮此一生冀有微補漸備經恨不得上一
卷冀因緣冥中之助忽復得之漸備所說十住位分
衆行各有階級目下殊異於衆經方欲根悉研尋之
如今茫茫猶涉大海不知第一住中何說彼或有因
緣信使君不可不持作意盡尋求之理大品上兩卷
若有可尋之階亦勤以爲意護公出光讚計在放光
前九年不九年當八年不知何以遂逸在涼州不行

於世尋出經時乃在長安出之而都不流行乃不知其故吾往在河北唯見一卷經後記云十七章年號日月亦與此記同但不記處所以爲異然出經時人云聶承遠筆受帛元信沙門法度此人皆長安人也以此推之略當必在長安出此經梵本亦言于闐沙門祇多羅所賈來也此同如慧常等涼州來疏正似涼州出未詳其故或乃護公在長安時經未流宣唯持至涼州未能乃詳審泰元元年歲在丙子五月二十四日此經達襄陽釋慧常以酉年因此經寄牙市人康兒展轉至長安長安法華遣人送至牙市

牙市人送達襄陽付沙門釋道安襄陽時齊僧有三百人使釋僧顯寫送與楊州道人竺法汰漸備經以泰元元年十月三日達襄陽亦是慧常等所送與光讚俱來頃南鄉間人留寫故不與光讚俱至耳首楞嚴須賴並皆與漸備俱至涼州道人釋慧常歲在壬申於內苑寺中寫此經以酉年因寄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曰達襄陽首楞嚴經事多於先者非第一第二第九此章最多近三四百言許於文句極有所益須羅經亦復小多能有佳處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四部不具於大化有所闕般若經乃

以善男子善女人爲教首而戒立行之本百行之始
猶樹之有根常以爲深恨若有緣便盡訪求之理先
梵本有至信因之勿零落

菩薩善戒菩薩地持二經記第四

梁僧祐撰

祐尋舊錄此經十卷是宋文帝世三藏法師求那跋
摩於京都譯出經文云此經名善戒名菩薩地名菩
薩毗尼摩夷名如來藏名一切善法根本名安樂國
名諸波羅蜜聚凡有七名第一卷先出優波離問受
戒法第二卷始方有如是我聞次第列品乃至三十
而復有別本題爲菩薩地經檢此兩本文句悉同唯

一兩品分品品名小小有異義亦不殊旣更不見有
異人重出推之應是一經而諸品亂雜前後參差菩
薩地本分爲三段第一段十八品第二段有四品第
三段有八品未詳兩本就是三藏所出正本也
又菩薩地持經八卷有二十七品亦分三段第一段
十八品第二段四品第三段五品是晉安帝世曇摩
識於西涼州譯出經首禮敬三寶無如是我聞似撰
集佛語文中不出有異名而今此本或題云菩薩戒
經或題云菩薩地經與三藏所出菩薩善戒經二文
雖異五名相涉故同一記又此二經明義相類根本

似是一經異國人出故成別部也並次第明六度品
名多同製辭各異祐見菩薩地經一本其第四卷第
十戒品乃是地持經中戒品又少第九施品當是曝
曬誤雜後人不悉便爾傳寫其本脫多恐方亂惑若
細尋內題了然可見若有菩薩地經闕無第九施品
者卽是誤本也

大集虛空藏無盡意三經記第五

僧祐撰

祐尋舊錄大集經是晉安帝世天竺沙門曇摩識於
西涼州譯出有二十九卷首尾有十二段說共成一
經第一瓔珞品第二陀羅尼自在王第三寶女第四

不眴第五海慧第六無言第七不可說第八虛空藏
第九寶幢第十虛空目第十一寶髻第十二無盡意
更不見異人別譯而今別部唯有二十四卷

尋其經文餘悉同唯不可說菩薩品後寶幢分前中
間闕無虛空藏所問品五卷又經唯盡寶髻菩薩品
復無最末無盡意所說不可思議品四卷略無二品
九卷分所餘二十卷爲二十四卷耳

又尋兩本並以海慧菩薩品爲第五越至無言菩薩
品第七無第六品未詳所以

又檢錄別有太虛空藏經五卷成者卽此經虛空藏

品當是時世有益甄爲異部又別無盡意經四卷成者亦是此經末無盡意品也但護公錄復出無盡意經四卷未詳與此本同異

如來大哀經記第六

未詳作者

元康元年七月七日燉煌菩薩支法護手執梵經經名如來大哀口授聶承遠道真正書晉言以其年八月二十三日訖護親自覆校當令大法光顯流布其有覽者疾得摠持暢澤妙法

長阿含經序第七

釋僧肇作

夫宗極絕於稱謂賢聖以之沖默玄旨非言不傳釋

迦所以致教是以如來出世大教有三約身口則防之以禁律明善惡則導之以契經演幽微則辯之以法相然則三藏之作也本於殊應會之有宗則異途同趣矣禁律律藏也四分十誦法相阿毗曇藏也四分五誦契經四阿含藏也增一阿含四分八誦中阿含四分五誦雜阿含四分十誦此長阿含四分四誦合三十經以爲一部阿含秦言法歸法歸者蓋是萬善之淵府摠持之林苑其爲典也淵博弘富溫而彌曠明宣禍福賢愚之迹剖判真偽異濟之原歷記古今成敗之數墟域二儀品物之倫道無不由法無不

在譬彼巨海百川所歸故以法歸爲名開枿脩途所
記長遠故以長爲目翫茲典者長迷頓曉邪正難辨
顯如晝夜報應冥昧照若影響劫數雖遠近猶朝夕
六合雖曠現若目前斯可謂朗大明於幽室惠五目
於衆瞽不闕戶牖而智無不周矣大秦天王滌除玄
覽高韻獨邁恬智交養道世俱濟每懼微言翳於殊
俗以右將軍使者司隸校尉晉公姚爽質直清柔玄
心超詣尊尚大法妙悟自然上特留懷每任以法事
以弘始十二年歲在上章掩茂請闕賓三藏沙門佛
陀耶舍出律藏四分四十卷十四年訖十五年歲在

昭陽奮若出此長阿含訖涼州沙門佛念爲譯秦國
道士道舍筆受時集京夏名勝沙門於第校定恭承
法言敬受無差蠲華崇朴務存聖旨余以嘉遇猥參
聽次雖無翼善之功而預親承之末故略記時事以
示來覽焉

中阿含經序第八

釋道慈

中阿含經記云昔釋法師於長安出中阿含增一阿
毘曇廣說僧伽羅叉阿毗曇心婆須密三法度二衆
從解脫緣此諸經律凡百餘萬言並違本失旨名不
當實依悌屬辭句味亦差良由譯人造次未善晉言

故使爾耳會燕秦交戰關中大亂於是良匠背世故以弗獲改正乃經數年至關東小清冀州道人釋法和闍賓沙門僧伽提和招集門徒俱遊洛邑四五年中研講遂精其人漸曉漢語然後乃知先之失也於是和乃追恨先失卽從提和更出阿毘曇及廣說也自是之後此諸經律漸皆譯正唯中阿含僧伽羅叉婆須蜜從解脫緣未更出耳會僧伽提和進遊京師應運流化法施江左于時晉國大長者尚書令衛將軍東亭侯優婆塞王元琳常護持正法以爲己任卽檀越也爲出經故造立精舍延請有道釋慧持等義

學沙門四十許人施諸所安四事無乏又預請經師僧伽羅叉長供數年然後乃以晉隆安元年丁酉之歲十一月十日於楊州丹陽郡建康縣界在其精舍更出此中阿含請闍賓沙門僧伽羅叉令講梵本請僧伽提和轉梵爲晉豫州沙門道慈筆受吳國李寶唐化共書至來二年戊戌之歲六月二十五日草本始訖此中阿含凡有五誦都十八品有二百二十二經合五十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五字分爲六十卷時遇國大難未卽正書乃至五年辛丑之歲方得正寫校定流傳其人傳譯准之先出大有不同於此二百

二十二經中若委靡順從則懼失聖旨若從本制名類多異舊則逆忤先習不協衆情是以其人不得自專時有改本從舊名耳然五部異同孰知其正而道慈愚意快快於違本故諸改名者皆抄出注下新舊兩存別爲一卷與目錄相連以示於後將來諸賢令知同異得更採訪脫遇高明外國善晉梵方言者訪其得失刊之從正

增一阿含經序第九

晉釋道安作

四阿含義同中阿含首以明其指不復重序也增一阿含者比法條貫以數相次也數終十令加其一故

白增一也且數數皆增以增爲義也其爲法也多錄禁律繩墨切厲乃度世檢括也外國巖岫之士江海之人於四阿含多詠味茲焉有外國沙門曇摩難提者兜佉勒國人也齠齔出家孰與廣聞誦二阿含溫故日新周行諸國無土不涉以秦建元二十年來詣長安外國鄉人咸皆善之武威太守趙文業求令出焉佛念譯傳曇嵩筆受歲在甲申夏出至來年春乃訖爲四十一卷分爲上下部上部二十六卷全無遺忘下部十五卷失其錄偈也余與法和共考正之僧碧僧茂助校漏失四十日乃了此年有阿城之役代

鼓近郊而正專在斯業之中全具二阿含一百卷輯
婆沙婆和須蜜僧伽羅刹傳此五大經自法東流出
經之優者也四阿含四十應真之所集也十人撰一
部題其起盡爲錄偈焉懼法留世久遺逸散落也斯
土前出諸經班班有其中者令爲二阿含各爲新錄
一卷全其故目注其得失使見經尋之差易也合上
下部四百七十二經凡諸學士撰此二阿含其中往
往有律語外國不通與沙彌白衣共視也而今已後
幸共護之使與律同此乃茲邦之急者也斯諄諄之
誨幸勿藐藐聽也廣見而不知護禁乃是學士通中

創也中本起康孟祥出出大愛道品乃不知是禁經
比丘尼法堪慊切真割而去之此乃是大鄙可痛恨
者也此二經有力道士乃能見當以著心焉如其輕
忽不以爲意者幸我同志鳴鼓攻之可也

四阿含暮抄序第十

未詳作者

阿含暮者秦言趣無也阿難旣出十二部經又採撮
其要逕至道法爲四阿含暮與阿毗曇及律並爲三
藏焉身毒學士以爲至德未墜於地也有阿羅漢名
婆素跋陀抄其膏腴以爲一部九品四十六葉斤重
去複文約義豐真可謂經之瓔鬘也百行美妙辯是

與非莫不悉載也幽與深富行之能事畢矣有外國沙門字因提麗先賣詣前部國秘之佩身不以示人其王彌第求得諷之遂得布此余以壬午之歲八月東省先師寺廟於鄴寺令鳩摩羅佛提執梵文佛念佛護爲譯僧導曇究僧獻筆受至冬十一月乃訖此歲夏出阿毗曇冬出此經一年之中具二藏也深以自幸但恨八九之年始遇斯經恐韋編未絕不終其業耳若加數年將無大過也近勅譯人直令轉梵爲秦解方言而已經之文質所不敢易也又有懸數懸事皆訪其人爲注其下時復以意消息者爲其章章

注修妬路者其人注解別經本也其有直言修妬路者引經證非注解也

優婆塞戒經記第十一

出經後記

太歲在丙寅夏四月二十三日河西王世子撫軍將軍錄尚書事大沮渠興國與諸優婆塞等五百餘人共於都城之內請天竺法師曇摩識譯此在家菩薩戒至秋七月二十三日都訖秦沙門道養筆受願此功德令國祚無窮將來之世值遇彌勒初聞悟解逮無生忍十方有識咸同斯誓

菩提經注序第十二

釋僧叡

夫萬法無相而有二諦聖人無知而有二名二諦者俗也道也二名者權也智也二名以語嘿爲稱二諦以緣性爲言緣性兩陳而其實不乖語嘿誠異而幽旨莫二故般若經曰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見緣起爲見法也菩提經者諸佛之要藏十住之營統其文雖約而義貫衆典其旨雖玄曉然易覽猶日月麗天則羣像自明示之一隅則三方自釋也經之爲體論緣性則以二諦爲宗語玄會則以權智爲主言菩提則以無得爲玄明發意則以冥期爲妙婉約而弘深莫不備矣耆婆法師入室之秘說也親承者寡故罕行

於世家師順得之於始會余雖不敏謬聞於第五十性疎多漏故事語而書紳豈曰注解自貽來哂庶同乎我者領之文外耳

關中出禪經序第十三

僧叡法師

禪法者向道之初門泥洹之津徑也此土先出修行大小十二門大小安般雖是其事旣不根悉又無受法學者之戒蓋闕如也鳩摩羅法師以辛丑之年十二月二十日自姑藏至長安予卽以其月二十六日從受禪法旣蒙啟授乃知學准法有成修首楞嚴經云人在山中學道無師道終不成是其事也尋蒙抄

撰衆家禪要得此三卷初四十三偈是鳩摩羅羅陀法師所造後二十偈是馬鳴菩薩之所造也其中五門是婆須蜜僧伽羅叉漚波崛僧伽斯那勒比丘馬鳴羅陀禪要之中抄集之所出也六覺中偈是馬鳴菩薩修習之以釋六覺也初觀婬恚癡相及其三門皆僧伽羅叉之所撰也息門六事諸論師說也菩薩習禪法中後更依持世經益十二因緣一卷要解二卷別時撰出夫馳心縱想則情愈滯而惑愈深繫意念明則澄鑒朗照而造極彌密心如水火擁之聚之則其用彌全決之散之則其勢彌薄故論云質微則

勢重質重則勢微如地質重故勢不如水水性重故力不如火火不如風風不如心心無形故力無上神通變化八不思議心之力也心力既全乃能轉昏入明明雖愈於不明而明未全也明全在于忘照照忘然後無明非明無明非明爾乃幾乎息矣幾乎息矣慧之功也故經云無禪不智無智不禪然則禪非智不照照非禪不成大哉禪智之業可不務乎出此經後至弘始九年閏月五日重求檢校懼初受之不審差之一毫將有千里之降詳而定之輒復多有所正既儆無間然矣

廬山出修行方便禪經統序第十四 晉釋慧遠

夫三業之興以禪智爲宗雖精麁異分而階藉有方是故發軫分途塗無亂轍革俗成務功不待積靜復所由則幽緒告微淵博難究然理不云昧庶旨統可尋試略而言禪非智無以窮其寂智非禪無以深其照則禪智之要照寂之謂其相濟也照不離寂寂不離照感則俱遊應必同趣功玄在於用交養於萬法其妙物也運群動以至壹而不有廓大象於未形而不無無思無爲而無不爲是故洗心靜亂者以之研慮悟徹入微者以之窮神也若乃將入其門機在攝

會理玄數廣道隱於文則是阿難曲承音詔遇非其人必藏之靈府何者心無常規其變多方數無定像待感而應是故化行天竺緘之有匠幽關莫開罕闢其庭從此而觀理有行藏道不虛授良有以矣如來泥曰未久阿難傳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傳舍那婆斯此三應真咸乘至願冥契于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辨必闇軌元匠辱焉無差其後有優波崛弱而超悟智終世表才高應寡觸理從簡八萬法藏所存唯要五部之分始自於此因斯而推固知形運以廢興自兆神用則幽步無跡妙動難尋涉麁生異可不

慎乎可不察乎自茲已來感於事變懷其舊典者五部之學並有其人咸懼大法將頽理深其慨遂各述讚禪經以隆盛業其爲教也無數方便以求寂然寂乎唯寂其揆一耳而尋條求根者衆統本運末者寡或將暨而不至或方守而未變是故經稱滿願之德高普事之風原夫聖旨非徒全其長亦所以救其短若然五部殊業存乎其人人不繼世道或隆替廢興有時則互相升降小大之目其可定乎又達節善變出處無際晦名寄跡無聞無示若斯人者復不可以名部分旣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其外別有宗明

矣每慨大教東流禪數尤寡三業無統斯道殆廢項鳩摩耆婆宣馬鳴所述乃有此業雖其道未融蓋是爲山於一簣欣時來之有遇感寄趣於若人捨夫制勝之論而順不言之辯遂誓被僧那以至寂爲已任懷德未忘故遺訓在茲其爲要也圖大成於末象開微言而崇體悟惑色之悖德杜六門以寢患達忿競之傷性齊彼我以宅心於是異族同氣幻形告疎入深緣起見生死際余乃闢九關於龍津超三忍以登位垢習凝於無生形累畢於神化故曰無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不生今之所譯出自達摩多

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後禪訓之宗搜集經要勸發大乘弘教不同故有詳略之異達磨多羅闔衆篇於同道開一色爲恒沙其爲觀也明起不以生滅不以盡雖往復無際而未始出於如故曰色不離如如不離色色則是如如則是色佛大先以爲澄源引流固宜有漸是以始自二道開甘露門釋四義以反迷啟歸塗以領會分別陰界導以正觀暢散緣起使優劣自辨然後令原始反終妙尋其極其極非盡亦非所盡乃曰無盡入于無盡法門非夫道冠三乘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於法身歸宗一於無相靜無遺照

動不離寂者哉

禪要秘密治病經記第十五

出經後記

河西王從弟大沮渠安陽侯於于闐國嚮摩帝太寺從天竺比丘大乘沙門佛陀斯那人天才特拔諸國獨步誦半億偈兼明禪法內外綜博無籍不練故世人咸曰人中師子沮渠親面稟受憶誦無滯以宋孝建二年九月八日於竹園精舍書出此經至其月二十五日訖尼慧濬爲檀越

修行地不淨觀經序第十六

慧觀法師

夫禪興之妙蓋是三乘之所遊反迷悟惑者託幽途

以啟真城湮三業之固宅廣六度以澄神散結賊於曠野研四變以遊心焰三慧爲炬明浪中源以殊分金剛戟以練魔定慧相和以測真如是智依定則癡妄虧而霄落定由智則七淵湛然而淳淳融九服則玄庭有階階級相乘則鑪冶成妙義之本本之有方尋根傳訓則真一俱當雖利鈍有殊濟苦一量若契會同趣則聖性同照聖性同照則累患永遼故知禪智爲出世之妙術定際之義標也夫禪智之爲道言約理備究析中道對治萬法善惡相乘迭轉孰止互有廢興館闕匠徹略位其宗以揆大方異世同文上

聖爲慈悲之主留法藏於千載示三乘之軌轍知會通之至階伏鹿峰於曩劫曲成衆豔之靈墳密典相傳以至今接有緣以八背未始失其會隨機猶掌迴所謂澹智常寂而不失照雖萬機寂化一用故能窮諸法寶擬想玄扉遊忘妙極躡神光於無間者哉禪典要密宜對之有宗若漏失根源則枝尋不全群盲失旨則上慢幽昏可不懼乎若能審其本根冥訓道成寔觀會古則萬境齊明冲途豁爾而融體玄象於無形然後知凡聖異流心行無邊然棄本尋條之士各以升降小異俱會其宗遂迷穴見隅變其津塗昏

遊長夜永與理隔不亦哀哉自頃來禪訓寔渺得其
中每以殊形難保遷動不常便啟誠三寶搜求玄要
依四百論扣其關旨會遇西來宗匠綜習大法尋本
至終冥隅一開千載之下優曇再隆可不欣乎遂乃
推究高宗承嗣之範云佛涅槃後阿難曲奉聖旨流
行千載先與同行弟子摩田地摩田地傳與舍那婆
斯此三應真大願弘覆冥構于昔神超事外慈在寧
濟潛行救物偶會無差佛在世時有外學五通仙人
往至佛所請求出家乘俗高勝志存遠寄便言若我
入道智慧辯才與身子等者爾乃當於至尊法中修

習梵行佛知其本根於後百年當弘大事便答仙人
汝今出家智慧淺薄不及身子仙人卽退後百年中
其人出世奇識博達遇物開悟遂出家學道尋得應
真三明內照六通遠振辯才無礙摧諸異論所度人
衆其量無邊於諸法藏開託教文諸賢遂見乃有五
部之異是化運有方開濬有期五部既舉則深淺殊
風遂有支派之別既有其別可不究本詳而後學耶
此一部典名爲具足清淨法場傳此法至於罽賓轉
至富若蜜羅富若蜜羅亦盡諸漏具足六通後至弟
子富若羅亦得應真此二人於罽賓中爲第一教首

富若蜜羅去世已來五十餘年弟子去世二十餘年
曇摩多羅菩薩與佛陀斯那俱共諮得高勝宣行法
本佛陀斯那化行罽賓爲第三訓首有於彼來者親
從其受法教誨見其涅槃其涅槃時遺教言我所化
人衆數甚多人道之徒具有七百富若羅所訓爲教
師者十五六人如今於西域中熾盛教化受學者衆
曇摩羅從天竺來以是法要傳與婆陀羅婆陀羅與
佛陀斯那佛陀斯那愍此旃丹無真習可師故傳此
法本流至東州亦欲使其真偽塗無亂轍成無虛
構必加厚益斯經所云開四色爲分界一色無量緣

宗歸部律則發起果然其猶朝陽暉首萬類影旋師
子震吼則衆獸伏焉聖王輪寶諸雄悚然覽斯法界
廓清虛津入有不惑處無不沉自非道超群方智鑒
玄中孰能立無言之辯於靈沼之淵寄言述於七覺
之林可謂無名於所名而物無不名無形於所形而
物無不形無事於所事而物無不事者哉

勝鬘經序第十七

釋慧觀作

勝鬘經者蓋方廣之要略超昇之洪軌欲其爲教也
創基覆實而雲峰已構冲想一興而淵悟載諮言踰
常訓旨越舊篇故發心希聖而神儀曜靈歸無別章

而歎德斯備誠感聲發而尊號響集然後勒心切戒
曠志僧那善攝靡遺大乘斯御馳輪幽轍長驅求路
期運剋終誕登玄極玄極無二故萬流歸一故曰二
乘皆入一乘所謂究竟第一義乘一誠無辯而義有
區分名曰義生故稱謂屢轉三五之興蓋由此也爾
其與也窮無始之前以明解惑之本究來際之味挹
泥洹之妙文寡義豐彌綸群籍宇宙不足以擬其廣
太虛不能以議其量淵兮其不可測也廓兮其不可
極也將求本際之源追返流之極者必至於此焉司
徒彭城王植根遐劫龍現茲生依跡上台協讚皇極

而神澄世表志光玄猷聞斯幽典誠期愈曠凡厥道
俗莫不響悅請外國沙門求那跋陀羅手執正本口
宣梵音山居苦節通悟息心釋寶雲譯爲宋語德行
諸僧慧嚴等一百餘人考音詳義以定厥文大宋元
嘉十三年歲次玄枵八月十四日初轉梵輪訖于月
終公乃廣寫雲布以澤未洽將興後世同往高會道
場故略叙法要以溱同慕之懷云爾

勝鬘經序第十八

法慈法師

勝鬘經者蓋是方等之宗極者也所以存于千載功
由人弘故得以元嘉十二年歲在乙亥有天竺沙門

名功德賢業素敦尚貫綜大乘遠載梵本來遊上京
庇迹祇洹招學讚訪才雖不精絕義粗輝揚遂播斯
旨乃上簡帝王于時有優婆塞何上之尸丹楊尹爲
佛法檀越登集華輦敏德名望便於郡內請出此經
旣會賢本心又謹傳譯字句雖質而理妙淵博殆非
常情所可厝慮時竺道生義學弟子竺道攸者少習
玄宗偏蒙旨訓後侍從入廬山溫故傳覆可謂助鳳
耀德者也法師至元嘉十一年於講坐之上遷神異
世道攸慕深情慟有若天墜於是奉訣墳壟遂遁臨
川三十許載經出之後披尋反覆旣悟深旨仰而歎

曰先師昔義闇與經會但歲不待人經襲義後若明
匠在世剖析幽願者豈不使異經同文解無餘向者
哉輒敢解釋兼翼宣遺訓故作注解凡有五卷時人
以爲文廣義隱所以省者息心玄門至大明四年孝
武皇帝以其師習有承勅出爲都邑法師慈因得諮
覲粗問此經首尾又尋其注意竊謂義然今聊撮其
要解撰爲二卷庶使後賢共見其旨焉

文殊師利發願經記第十九

出經後記

晉元熙二年歲在庚申於楊州闢場寺禪師新出云
外國四部衆禮佛時多誦此經以發願求佛道

賢愚經記第二十

釋僧祐新撰

十二部典蓋區別法門曠劫因緣既事照於本生智者得解亦理資於譬喻賢愚經者可謂兼此二義矣河西沙門釋曇學成德等凡有八僧結志遊方遠尋經典於于闐大寺遇般遮于瑟之會般遮于瑟者漢言五年一切大衆集也三藏諸學各弘法寶說經講律依業而教學等八僧隨緣分聽於是競習梵音枿以漢義精思通譯各書所聞還至高昌乃集爲一部既而踰越流沙賈到涼州于時沙門釋慧朗河西宗匠道業淵博摠持方等以爲此經所記源在譬喻譬

喻所明兼載善惡善惡相翻則賢愚之分也前代傳經已多譬喻故因事改名號曰賢愚焉元嘉二十二年歲在乙酉始集此經京師天安寺沙門釋弘宗者戒力堅淨志業純白此經初至隨師河西時爲沙彌年始十四親預斯集躬覩其事洎梁天監四年春秋八十有四凡六十四鵬京師之第一上座也經至中國則七十年矣祐摠集經藏訪告遐邇躬往諮問面質其事宗年耆德峻心直據明故標謀爲錄以示後學焉

八吉祥記第二十一

出經後記

八吉祥經宋元嘉二十九年太歲壬辰正月三日天竺國大乘比丘釋求那跋陀羅於荊州城內譯出此經至其月六日竟使持節侍中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司空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南譙王優婆塞劉義宣爲檀越

無量義經序第二十二

荊州隱士劉虬作

無量義經者取其無相一法廣生衆教含義不貲故曰無量夫三界群生隨業而轉一極正覺任機而通流轉起滅者必在苦而希樂此叩聖之感也順通示現者亦施悲而用慈卽救世之應也根異教殊其階

成七先爲波利等說五戒所謂人天善根一也次爲拘隣等轉四諦所謂授聲聞乘二也次爲中根演十二因緣所謂授緣覺乘三也次爲上根舉六波羅蜜所謂授以大乘四也衆教冥融群疑須導次說無量義經旣稱得道差品復云未顯真實使發求寔之冥機用開一極之由緒五也故法華接唱顯一除三順彼求實之心去此施權之名六也雖權開而寔現猶掩常住之正義在雙樹而臨崖乃暢我淨之玄音七也過此以往法門雖多撮其大歸數盡於此亦由衆聲不出五音之表百氏並在六家之內其無量義經

雖法華首戴其目而中夏未覩其說每臨講肆未嘗
不廢談而歎想見斯文忽有武當山北丘慧表生自
羌曹僞帝姚略從子國破之日爲晉軍何澹之所得
數歲聰黠澹之字曰螟蛉養爲假子俄放出家便勤
苦求道南北遊尋不擇夷險以齊建元三年復訪奇
搜秘遠至嶺南於廣州朝亭寺遇中天竺沙門曇摩
伽陀耶舍手能隸書口解齊言欲傳此經未知所授
表便慙懃致請心形俱至淹歷旬朔僅得一本仍還
嶠北齋入武當以今未明三年九月十八日頂戴出
山見校弘通奉覲真文欣敬兼誠詠歌不足手舞莫

宜輒虔訪宿解抽庸思謹立序注云

自極教應世與俗而差神道教物稱感成異玄圃已
東號曰太一屬賓以西字爲正學東國明殃慶於百
年西域辯休咎於三世希無之與修空其揆一也有
欲於無者旣無得無之分施心於空者豈有入空之
照而講求釋教者或謂會理可漸或謂入空必頓請
試言之以筌幽寄立漸者以萬事之成莫不有漸堅
冰基於履霜九成作於累土學人之入空也雖未圓
符譬如斬木去寸無寸去尺無尺三空稍登寧非漸
耶立頓者以希善之功莫過觀法性法性從緣非有

非無忘慮於非有非無理照斯一者乃曰解空存心
於非有非無境智猶二者未免於有有中伏結非無
日損之驗空上論心未有人理之効而言納羅漢於
一聽判無生於終朝是接誘之言非稱實之說妙得
非漸理固必然既二談分路兩意爭途一去一取莫
之武正尋得旨之匠起自支安支公之論無生以七
住爲道慧陰足十住則群方與能在迹斯異語照則
一安公之辯異觀三乘者始質之日稱定慧者終成
之寔錄此謂始求可隨根而三人解則其慧不二譬
喻亦云大難既夷乃無有三險路既息其化卽亡此

則名一爲三非有三悟明矣生公云道品可以泥洹
非羅漢之名六度可以至佛非樹王之謂斬木之喻
木存故尺寸可漸無生之證生盡故其照必頓案三
乘名教皆以生盡照息去有入空以此爲道不得取
像於形器也

今無量義亦以無相爲本若所證實異豈曰無相若
入照必同寧曰有漸非漸而云漸密筌之虛教耳如
來亦云空拳誑小兒以此度衆生微文接胤漸說或
允忘象得意頓義爲長聊舉大較談者擇焉
譬喻經序第二十三

康法邃造

譬喻經者皆是如來隨時方便四說之辭敷演弘教
訓誘之要牽物引類轉相證據互明善惡罪福報應
皆可寤心免彼三塗如今所聞億未載一而前後所
寫互多複重今復撰集事取一篇以爲十卷比次首
尾皆令條別起使易了於心無疑願率土之賢有所
遵承末升福堂爲將來基

百句譬喻經記第二十四

出經前記

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師求那毗地出修多
羅藏十二部經中抄出譬喻聚爲一部凡一百事天
竺僧伽斯法師集行大乘爲新學者撰說此經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一

梁

釋

僧

祐

撰

道地經序第一

道安法師

沙彌十慧章句序第二

嚴佛調作

十法句義經序第三

道安法師

三十七品經序第四

曇無蘭作

舍利弗阿毗曇序第五

道標法師

僧伽羅刹經序第六

未詳作者

僧伽羅刹集經後記第七

未詳作者

婆須蜜經序第八

未詳作者

阿毗曇序第九

道安法師

阿毗曇心序第十

未詳作者

阿毗曇心序第十一

慧遠法師

三法度經序第十二

慧遠法師

三法度經記第十三

出經後記

八健度阿曇根健度後別記第十四

未詳作者

十四卷鞞婆沙序第十五

道安法師

六十卷毗婆沙序第十六

道挺法師

雜阿毗曇心序第十七

未詳作者

後出雜心序第十八

焦鏡法師

大智釋論序第十九

叡法師作

大智論記第二十

出論後記

大智論抄序第二十一

慧遠法師

道地經序第一

釋道安

夫道地者應真之玄堂升仙之奧室也無本之城杳然難陟矣無爲之壻邈然難踰矣微門妙闢少闕其庭者也蓋爲器也猶海與行者日酌之而不竭返精者無數而不滿其爲像也含弘靜泊綿綿若存寂寥無言辯之者幾矣恍惚無行求矣漭乎其難測聖人

有以見因華可以成寔觀末可以達本乃爲布不言
之教陳無轍之軌闡止啟觀式成定諦髦彥六雙率
由斯路歸精谷神於乎羨矣夫地也者包潤施毓稼
穡以成鏐錄瓊琛罔弗以載有喻止觀莫近於此故
曰道地也昔在衆祐三達遐鑒八音四辯赫奕敷化
識病而療聲典難算至如來善逝而大訓絕五百無
著遷而靈教垂於是有三藏沙門厥名衆護仰惟諸
行布在群籍俯愍發進不悉能洽祖述衆經撰要約
行目其次序以爲一部二十七章其於行也要猶人
首與可終身戴不可須臾下猶氣息與可終身通不

可須臾閉息閉則命殞首下則身殪若行者暫去斯
法姦究之匿入矣有開士世高者安息王元子也禪
國高讓納萬乘位克明俊德改容修道越境流化爰
適此邦其所傳訓淵微優邃又拊護所集者七章譯
爲漢文音近雅質敦兮若樸或變質從文或因質不
飾皇族世高審得厥旨夫絕愛原滅榮冀息馳騁莫
先於止了癡惑達九道見身幻莫首於觀大聖以是
達五根登無漏揚美化易頑俗莫先於止靡不由茲
也真可謂盛德大業至矣哉行自五陰盡于成壞則
是苦諦漏盡之迹也神足章者則是禪思五通之要

也五十五觀者則是四非常度三結之本也人之處
世昧昧未祛熙熙甘色如饗大牢由處穢海幽厄九
月旣生迤邐罹邁百凶尋旋老死嬰苦萬端漂溺五
流莫能自返聖人深見以爲苦證遊神八路長陟永
安專精稽古則佚樂若此開情縱欲則酸毒若彼二
道顯著宜順所從石以淬壁剝堅截剛素質精滌五
色炳燦由是論之可不勉哉予生不辰值皇綱紐絕
徽猷猾夏山左蕩沒避難渡澤師殞友析周爰諮謀
顧靡所詢時鴈門沙門支曇講鄴都沙門竺僧輔此
二仁者聰明有融信而好古冒嶮遠至得與酬酢尋

章察句造此訓傳希權與進者暫可微寤蚊蚋奮翼
以助隨嵐蟻壘增封嵩岳之頂豈其能益於高猛哉
探賸與邈唯八葦難之況末學小子庶幾茲哉然天
竺聖邦道岨遼遠幽見碩儒少來周化先哲旣逝來
聖未至進退狼跋咨嗟涕洟故作章句伸已丹赤冀
諸神通照我顒顒必枉靈趾燭謬正闕也

沙彌十慧章句序第二

嚴佛調所造

昔在佛世經法未記言出尊口弟子誦習辭約而義
博說鮮而妙深佛旣泥洹微言永絕猶穀水消竭日
月隕墜於是衆賢共使阿難演其所聞凡所著出十

二部經其後高明各爲注說章句解故或以十數有菩薩者出自安息字世高韜弘稽古靡經不綜愍俗童蒙示以橋梁於是漢邦敷宣佛法凡厥所出數百萬言或以口解或以文傳唯沙彌十慧未聞深說夫十者數之終慧者道之本也物非數不定行非道不度其文郁郁其用疊疊廣彌三界近觀諸身調以不敏得充賢次學未浹聞行未中四夙懼凶咎邁和上憂長無過庭善誘之教悲窮自潛無所繫心於是發憤忘食因閑歷思遂作十慧章句不敢自專事喻衆經上以達道德下以慰已志創興博崇尚之賢不足

留意未升堂室者可以啓蒙焉

十法句義經序第三

道安法師

夫有欲之激百轉千化捭蕩成教亦何得一端乎是故正覺因心所遷卽名爲經邪止名正亂止名定方圓隨器合散從俗隨器故因質而立名從俗故緣對而授藥立名無常名則神道矣授藥無常藥則感而通故矣卽已不器又通其故則諸行汎然因法而結也二三至十在乎其人病有衆寡以人爲目耳譬藥分劑有單有複診脉視色授藥緣疾法參相成不其然乎自佛卽幽阿難所傳分爲三藏纂乎前緒部別

諸經小乘則爲阿含四行中阿含者數之藏府也阿毗曇者數之苑藪也其在赤澤碩儒通人不學阿毗曇者蓋闕如也夫造舟而濟者其體也安粹數而立者其業也美是故般若啓卷必數了諸法卒數以成經斯乃衆經之喉襟爲道之樞極也可不務乎可不務乎於戲前徒不忘玄數者驚鷺子也于茲繼武有自來矣篤斯業者或不成也爰晉土者世高其俊也偉哉數學淵源流清抱德惠和播馨此域安雖希高迹末由也已然旋焉周焉臧焉修焉未墜地也并不惑以成積習移志蹈遠移質緣以高尚欲疲不能

也人亦有言曰聖人也者人情之積也聖由積靡爐鎚之間惡可已乎經之大例皆異說同行異說者明夫一行之歸致同行者其要不可相無則行必俱行全其歸致則同處而不新不新故頓至而不惑俱行故叢萃而不迷也所謂知異知同是乃大通旣同旣異是謂大備也以此察之義焉庾哉義焉庾哉夫玄覽莫美乎同異而得其門者或寡矣明白莫過乎辯數而入其室者鮮矣昔嚴調撰十慧章句康僧會集六度要目每尋其迹欣有寤焉然猶有闕文行未錄者今抄而第之名曰十法句義若其常行之注解若

昔未集之貽後同我之倫儻可察焉

三十七品經序第四

沙門竺曇無蘭撰

三十七品者三世諸佛之舟輿聲聞支佛亦皆乘之而得度三界衆生靡不載之故經曰大乘道之興一切度天人然則三十七品或離或合在一增四法而有四意止四神足無四意斷五法則有五根五力七法無七覺意八法而有八等則爲五經也依如此比當應爲七經如此則離也而諸經多合唯一增余耳中阿舍身意止有安般出入息事將是行四意止時有亂意起者執對行藥也又諸經三十七品文辭不

同余因閑戲尋省諸經撮采事備辭巧便者差次條貫伏其位使經體不賤而事有異同者得顯于義又以三三昧連之乎末以具泥洹四十品五根中云四禪四諦有目無文故復屬之於後令始涉者覽之易悟不亦佳乎又以諸經之異者注于句末也小安般三十七品後則次止觀律法義決三十七品後次四諦小十二門後次三向余爲泥洹四十品止觀四諦成道之行不可以相無也是故集止觀三三昧四禪四諦繫之於三十七品後欲令行者覽之易見而其行为也序二百六十五字本二千六百八十五字子二

千九百七十字凡五千九百二十字除後六行八字不在計中

晉泰元二十一年歲在丙申六月沙門竺曇無蘭在楊州謝鎮西寺撰

舍利弗阿毗曇序第五

釋道標

阿毗曇秦言無比法出自八音亞聖所述作之雖簡成命曲備重徽曠濟神要莫比真祇洎之微風反衆流之宏趣然佛後闇昧競執異津或有我有法或無我有法乖忤淳風虧蒙聖道有舍利弗玄哲高悟神貫翼從德備左面智參照來其人以爲是非之越大

猷將隱旣曰像法任之益滯是以敢於佛前所聞經法親承卽集先巡隄防庶抑邪流助宣法化故其爲經也先立章以崇本後廣演以明義之體四焉問分也非問分也攝相應分也緒分也問分者寄言扣擊明夫應會非問分者假韻默通唯宣法相攝相應分者揔括自他釋非相無緒分者遠述因緣以彰性空性空彰則反迷至矣非相無則相與用矣法相宣則邪觀息矣應會明則極無遺矣四體圓足二諦義備故稱無比法也此經於先出阿毗曇雖文言融通而旨格各異文載自空以明宗極故能取貴於當時而

垂軌於千載明典振於遠維四衆率尔同仰是使徇
有者祛妄見之惑向化者起卽隆之動迢迢焉故冥
宗之遺緒也憂憂焉故歸輪之所契也此經標明曩
代靈液西畛淳教彌於闐風玄問扇於東嶺惟秦天
王冲姿叡聖冥根樹於旣往實相結於皇極王德應
符闡揚三寶聞茲典詰夢想思覽雖曰悠邈感之愈
勤會天竺沙門曇摩崛多曇摩耶舍等義學來遊秦
主旣契宿心相與辯明經理趣起清言於名教之域
散衆微於自無之境超超然誠韻外之致恡恡然覆
美稱之實於是詔令傳譯然承華天哲道嗣聖躬玄

味遠流妙度淵極特體明旨遂讚其事經師本雖闇
誦誠宜謹備以秦弘始九年命書梵文至十年尋應
令出但以經趣微遠非徒關言所契苟彼此不相領
悟直委之譯人者恐津梁之要未盡於善停至十六
年經師漸閑秦語令自宣譯皇儲親管理味言意兼
了復所向盡然後筆受卽復內呈上討其煩重領其
指歸故令文之者修飾義之者綴潤并校至十七年
訖若乃文外之功勝契之妙誠非所階未之能詳竝
求之衆經考之諸論新異之美自宣之於文惟法主
之寔如有表裏然原其大體有無兼用微文淵富義

旨顯灼斯誠有部之永塗大乘之靡趣先達之所宗
後進之可仰標以近質綜不及遠情未能已猥參斯
典希感之誠脫賧微序庶望賢哲以恕其鄙

僧伽羅刹經序第六

秦言衆護

道安法師

僧伽羅刹者須賴國人也佛去世後七百年生此國
出家學道遊教諸邦至犍陀越土甄陀罽王師焉
高明絕世多所述作此土修行經大道地經其所集
也又著此經憲章世尊自始成道迄于淪虛行無巨
細必因事而演遊化夏坐莫不曲備雖普耀本行度
世諸經載佛起居至謂爲密今覽斯經所悟復多矣

傳其將終我若立根得力大士誠不虛者立斯樹下
手援其葉而棄此身使那羅延力大象之勢無能移
余如毛髮也正使就耶維者當不焦此葉言然之後
便卽立終罽王自臨而不能動遂以巨組象挽未
始能搖卽就耶維炎葉不傷尋升兜術與彌勒大士
高談彼宮將補佛處賢劫第八以建元二十年罽賓
沙門僧伽跋澄賣此經本來詣長安武威太守趙文
業請令出焉佛念爲譯慧高筆受正值慕容作難於
近郊然譯出不襄余與法和對檢定之十一月三十
日乃了也此年出中阿含六十卷增一阿含四十六

卷伐鼓擊柝之中而出斯一百五卷窮通不改其恬
詎非先師之故迹乎

僧伽羅刹集經後記第七

未詳作者

大秦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罽賓比丘僧伽跋
澄於長安石羊寺口誦此經及毗婆沙佛圖羅刹翻
譯秦言未精沙門釋道安朝賢趙文業研覈理趣每
存妙盡遂至留連至二十一年二月九日方訖且婆
須蜜經及曇摩難提口誦增一阿舍并幻網經使佛
念爲譯人念迺學通內外才辯多奇常疑西域言繁
質謂此土好華每存瑩飾文句減其繁長安公趙郎

之所深疾窮校考定務存典骨旣方俗不同許其五
失梵本出此以外毫不可差五失如安公大品序所
載余旣預衆末聊記卷後使知釋趙爲法之至

婆須蜜集序第八

未詳作者

婆須蜜菩薩大士次繼彌勒作佛名師子如來也從
釋迦文降生鞞提國爲大婆羅門梵摩渝子厥名鬱
多羅父命觀佛尋侍四月具覩相表威變容止還白
所見父得不還已出家學改字婆須蜜佛般涅槃後
遊教周妬國槃奈園高才蓋世奔逸絕塵撰集斯經
焉別七品爲一健度盡十三健度其所集也後四品

一健度訓釋佛偈也凡十一品十四健度也該羅深廣與阿毗曇並興外國傍通大乘特明盡漏博涉十法百行之能事畢矣尋之潸然猶滄海之無涯可不謂之廣乎陟之瞠余猶崑岳之無頂可不謂之高乎寶渚極目狀夜光之珍巖岫舉睫狀天智之玉謐乎富也何過此經外國升高座者未墜於地也集斯經已入三昧定如彈指頃神升兜術彌妬路彌妬路刀利及僧伽羅剎適彼天宮斯二三君子皆次補處人也彌妬路刀利者光燄如來也僧伽羅剎者桑仁佛也茲四大士集乎一堂對揚權智賢聖默然洋洋盈

耳不亦樂乎罽賓沙門僧伽跋澄以秦建元二十年傳此經一部來詣長安武威太守趙政文業者學不厭士也求令出之佛念譯傳跋澄難陀稀婆三人執梵本慧嵩筆受以三月五日出至七月十三日乃訖梵本十二千首盧也余與法和對校修飾武威少多潤色此經說三乘爲九品持善修行以止觀逕十六最悉每尋上人之高韻未常不忘息味也恨闕數仞之門晚懼失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

阿毗曇序第九

釋道安

阿毗曇者秦言大法也衆祐有以見道果之至曠擬

性形容執乎真像謂之大也有以道慧之至齊觀如
司南察乎一相謂之法故曰大法也中阿含世尊貴
優陀耶曰汝致詰阿毗曇乎夫然佛以身子五法爲
大阿毗曇也

戒定慧
各無漏

佛般涅槃後迦旃延

義第一也

以十二部經浩博難究撰

其大法爲一部八捷度四十四品也其爲經也富莫
上焉邃莫加焉要道無行而不由可不謂之富乎至
德無妙而不可不謂之邃乎富邃洽備故故能微
顯闡幽也其說智也周其說根也密其說禪也悉其
說道也具周則二八用各適時密則二十迭爲賓主

悉則昧淨遍遊其門具則利鈍各別其所以故爲高
座者所咨嗟三藏者所鼓舞也其身毒來諸沙門莫
不祖述此經憲章鞞婆沙詠歌有餘味者也然乃在
八荒之外葱嶺之表雖欲從之末由見也以建元十
九年罽賓沙門僧迦帝婆誦此經甚利來詣長安比
丘釋法和請令出之佛念譯傳慧力僧茂筆受和理
其指歸自四月二十日出至十月二十三日乃訖其
人檢校譯人頗雜義辭龍蛇同淵金鑰共肆者彬彬
如也和撫然恨之余亦深謂不可遂令更出夙夜匪
懈四十六日而得盡定損可損者四卷焉至於事須

懸解起盡之處皆爲細其下梵本十五千七十二首

盧四十八萬二千三百四言

秦語十九萬五千二百五十言其人忘因緣一品云
言數可與十門等也周覽斯經有碩人所尚者三焉
以高座者尚其博以盡漏者尚其要以研機者尚其
密密者龍象翹鼻鳴不造耳非人中之至恬其孰能
與於此也要者八忍九斷巨細畢載非人中之至練
其孰能致於此也博者衆微衆妙六八曲備非人中
之至懿其孰能綜於此也其將來諸學者遊繫於其
中何求而不得乎

阿毗曇心序第十

未詳作者

釋和尚昔在關中令鳩摩羅跋提出此經其人不閑
晉語以偈本難譯遂隱而不傳至於斷章直去修妬
路及見提婆乃知有此偈以偈檢前所出又多首尾
隱沒互相涉入譯人所不能傳者彬彬然是以勸令
更出以晉泰元十六年歲在單閼貞于重光其年冬
於潯陽南山精舍提婆自執梵經先誦本文然後乃
譯爲晉語比丘道慈筆受至來年秋復重與提婆校
正以爲定本時衆僧上座竺僧根支僧純等八十人
地主江州刺史王凝之優婆塞西陽太守任固之爲

檀越並共勸佐而興立焉

阿毗曇心序第十一

釋慧遠法師

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頌詠歌之微言管統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爲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曰法勝淵識遠鑒探深研機龍潛赤澤獨有其明其人以爲阿毗曇經源流廣大難卒尋究非瞻智宏才莫能畢綜是以探其幽致別撰斯部始自界品訖于問論凡二百五十偈以爲要解號之曰心其要聲也擬象天樂若靈籥自發儀形群品觸物有寄若乃一吟一詠狀鳥步獸行也一弄一引類乎物情也情與類遷則

聲隨九變而成歌氣與數合則音協律呂而俱作拊之金石則百獸率舞奏之管絃則人神同感斯乃寔音聲之妙會極自然之象趣不可勝言者矣又其爲經標偈以立本述本以廣義先弘內以明外譬由根而尋條可謂美發於中暢於四肢者也發中之道要有三焉一謂顯法相以明本二謂定已性於自然三謂心法之生必俱遊而同感俱遊必同於感則照數會之相因已性定於自然則達至當之有極法相顯於真境則知迷情之可反心本明於三觀則覩玄路之可遊然後練神達思水鏡六府洗心淨慧擬跡聖

門尋相因之數卽有以悟無推至當之極動而入微矣。屬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翫茲文味之弥久兼宗匠本正關入神要其人情悟所叅亦已涉其津矣。會遇來遊因請令譯提婆乃手執梵本口宣晉言臨文誠懼一章三復遠亦寶而重之敬慎無違然方言殊韻難以曲盡儻或失當俟之來賢幸諸明哲正其大謬。

晉太元十六年出

三法度經序第十二

釋慧遠法師

三法度經者蓋出四阿含四阿含則三藏之契經十二部之淵府也以三法爲統以覺法爲道開而當名

變而彌廣法雖三焉而類無不盡覺雖一焉而智無不周觀諸法而會其要辯衆流而同其源斯乃始涉之鴻漸舊學之華苑也有應真大人厥號山賢恬思閑宇智周變通感達識之先覺愍後蒙之未悟故撰此三法因而名云自德品暨于所依凡三章九真度斯其所作也其後有大乘居士字僧伽先以爲山賢所集雖辭旨高簡然其文猶經故仍前人章句爲之訓傳演散本文以廣其義以發事類以弘其美幽讚之功於斯乃盡自茲而後道光于世其教行焉於是振錫趣足者仰玄風而高蹈禪思入微者挹清流而

洗心高座談對之士擬之而後言傳識淵有之賓由之而瞻聞也有遊方沙門出自屬賓姓瞿曇氏字僧伽提婆咎在本國預聞斯道雅翫神趣懷佩以遊其人雖不親承二賢之音旨而諷味三藏之遺言志在分德誨人不倦每至講論嗟詠有餘遠與同集勸令宣譯提婆於是自執梵經轉爲晉言雖音不曲盡而文不害意依實去華務存其本自咎漢興逮及有晉道俗名賢並參懷聖典其中弘通佛教者傳譯甚衆或文過其意或理勝其辭以此考彼殆兼先典後來賢哲若能參通晉梵善譯方言幸復詳其大歸以裁

厥中焉

三法度經記第十三

出經後記

比丘釋僧伽先志願大乘學三藏摩訶鞞耶伽蘭兼通一切書記此三法度三品九真度撰記出此經特此福祐一切衆生令從苦得安見諦解脫

八健度阿毗曇根健度後別記第十四 未詳作者斯經序曰其人忘因緣一品故闕文焉近自屬賓沙門曇摩卑闇之來經蜜川僧伽締婆譯出此品八健度文具也而卑云八健度是體耳別有六足可自百萬言卑誦二足今無譯可出慨恨良深秦建元十五

年正月十九日於楊州瓦官佛圖記

鞞婆沙序第十五十四卷者

釋道安法師

阿難所出十二部經於九十日中佛意三昧之所傳也其後別其逕至小乘法爲四阿舍阿難之功於斯而已迦旃延子撮其要行引經訓釋爲阿毗曇四十四品要約婉顯外國重之優波離裁之所由爲毗尼與阿毗曇四阿舍並爲三藏身毒甚珍未墜於地也其後曇摩多羅刹集修行亦大行於世也又有三羅漢一名尸陀槃尼二名達悉三名鞞羅尼撰鞞婆沙廣引聖證言輒據古釋阿毗曇焉其所引據皆是大

士真人佛印印者也達悉迷而近煩鞞羅要而近略尸陀最折中焉其在身毒登無畏座僧中唱言何莫由斯道也其經猶大海與深廣浩汗千寶出焉猶崑岳與崑崙幽藹百珍之藪資生之徒於焉斯在茲經如是何求而不有乎有秘書郎趙政文業者好古索隱之士也常聞外國尤重此經思存想見然乃在崑岳之右茈野之西眇爾絕域末由也已會建元十九年罽賓沙門僧伽跋澄誦此經四十二處是尸陀槃尼所撰者也至長安趙郎飢虛在往求令出焉其國沙門曇無難提筆受爲梵文弗圖羅刹譯傳敏

智筆受爲此秦言趙郎正義起盡自四月出至八月二十九日乃訖梵本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二首盧長五字也凡三十七萬六千六百四十四言也秦語爲十六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字經本甚多其人忘失唯四十事是釋阿毗曇十門之本而分十五事爲小品迴著前以二十五事爲大品而著後此大小二品全無所損其後處是忘失之遺者令第而次之趙郎謂譯人曰爾雅有釋古釋言者明古今不同也答來出經者多嫌梵言方質而改適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傳梵爲秦以不閑方言求知辭趣耳何嫌文質文質是

時幸勿易之經之巧質有自來矣唯傳事不盡乃譯人之咎耳衆咸稱善斯真實言也遂案本而傳不令有損言遊字時改倒句餘盡實錄也余欣秦土忽有此經挈海移岳奄在茲域載玩載詠欲疲不能遂佐對校一月四日然後乃知大方之家富昔見之至爽也恨八九之年方闕其牖耳願欲求如意珠者必牢裝強伴勿令不周滄海之實者也

毗婆沙經序第十六

六十卷者

釋道埏作

毗婆沙者蓋是三藏之指歸九部之司南司南旣准則群迷革正指歸旣定則邪輪輟駕自釋迦遷暉六

百餘載時北天竺有五百應真以爲靈燭久潛神炬
落耀舍生昏喪重夢方始雖前勝迦旃延撰阿毗曇
以拯頽運而後進之賢尋其宗致儒墨競構是非紛
然故乃澄神玄觀搜簡法相造毗婆沙抑正衆說或
卽其殊辯或標之銓評理致淵曠文蹄豔博使西域
勝達之士莫不資之以鏡心鑒之以朗識而溟瀾潛
灑將洽殊方然理不虛運弘之由人大沮渠河西王
者天懷遐廓標誠冲寄雖迹纏紛務而神棲玄境用
能丘壑廊廟館第林野是使淵叟投竿巖逸來廷息
心升堂玄客入室誠詣旣著理感不期有沙門道泰

才敏自天冲氣踈朗傳關奇趣遠參異言往以漢土
方等旣構幽宗粗暢其所未練唯三藏九部故杖策
冒嶮爰至葱西綜覽梵文義承高旨并獲其梵本十
萬餘偈旣達涼境王卽欲令宣譯然懼寰中之固將
或未盡所以側席虛襟企矚明勝時有天竺沙門浮
陀跋摩周流敷化會至涼境其人開悟淵博神懷深
邃研味鑽仰喻不可測遂以乙丑之歲四月中旬於
涼城內苑閑豫宮寺請令傳譯理味沙門智嵩道朗
等三百餘人考文詳義務存本旨除煩卽寔質而不
野王親屢廻御駕陶其幽趣使文當理詣片言有寄

至丁卯歲七月上旬都訖通一百卷會涼城覆沒淪
湮遐境所出經本零落殆盡今涼王信向發中探深
幽趣故每至新異悌仰竒聞其年歲首更寫已出本
六十卷令送至宋臺宣布未聞庶令日新之美敞於
當時福祚之興垂于來葉挺以後緣得參聽末欣遇
之誠竊不自嘿粗列時事以貽來哲

誰何毗曇心序第十七

宋詳作者

如來泥洹數百年後有尊者法勝於佛所說經藏之
中抄集事要爲二百五十偈號阿毗曇心其後復有
尊者達摩多羅覽其所製以爲文體不足理有所遺

乃更搜採衆經復爲三百五十偈補其所闕號曰維
心新舊偈本凡有六百篇第之數則有十一品篇號
仍舊爲稱唯有擇品一品全異於先尊者多羅復卽
自廣引諸論敷演其義事無不列列無不辨微言玄
旨於是昭著自茲之後道隆於世涉學之士莫不寶
之以爲美說於宋元嘉三年徐州刺史太原王仲德
請外國沙門伊葉波羅於彭城出之擇品之半及論
品一品有緣事起不得出竟至元嘉八年復有天竺
法師名求那跋摩得斯陀含道善練茲經來遊楊都
更從校定諮詳大義余不以闇短廁在二集之末輒

記所聞以訓章句庶於覽者有過半之益耳

後出雜心序第十八

焦鏡法師

昔如來泥洹之後於秦漢之間有尊者法勝造阿毗曇心本凡有二百五十偈以爲十品後至晉中興之世復有尊者達摩多羅更增三百五十偈以爲十一品號曰雜心十品篇目仍舊爲名唯別立擇品篇以爲異耳位序品次依四諦爲義界品直說法相以擬苦諦行業使三品多論生死之本以擬集諦賢聖所說斷結證滅之義以擬滅諦智定二品多說無漏之道以擬道諦自後諸品雜明上事更無別體也於宋

元嘉十一年甲戌之歲有外國沙門名曰三藏觀化遊此其人先於大國綜習斯經於是衆僧請令出之卽以其年九月於宋都長干寺集諸學士法師雲公譯語法師觀公筆受考校治定周年乃訖鏡以不才謬預聽末雖思不及玄而時有淺解今謹率所聞以示後生至於折中以俟明哲於會稽始寧山徐支江精舍撰記

大智釋論序第十九

釋僧敏

夫萬有本於生生而生生者無生變化兆於物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生始不動於

性而萬有陳於外悔吝生於內者其唯邪思乎正覺有以見邪思之自起故阿含爲之作知滯有之由惑故般若爲之照然而照本希夷津涯浩汗理超文表趣絕思境以言求之則乖其深以智測之則失其旨二乘所以顛沛於三藏新學所以曝鱗於龍門者不其然乎是以馬鳴起於正法之餘龍樹生於像法之末正餘易弘故直振其遺風瑩拂而已像末多端故乃奇跡凡夫示悟物以漸又假照龍宮以朗搜玄之慧託聞幽秘以窮微言之妙爾乃憲章智典作茲釋論其開夷路也則令大乘之駕方軌而直入其辯實

相也則使妄見之惑不遠而自復其爲論也初辭擬之必標衆異以盡美卒成之終則舉無執以盡善釋所不盡則立論以明之論其未辨則寄折中以定之使靈篇無難喻之章千載悟作者之旨信若人之功矣有鳩摩羅耆婆法師者少播聰慧之聞長集奇拔之譽才舉則亢標萬里言發則英辯榮枯常仗茲論爲淵鏡憑高致以明宗以秦弘始二年歲次星紀十二月二十日自姑臧至長安秦王虛襟旣已蘊在昔見之心豈徒則悅而已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倦又以晤言之功雖深而恨獨得

之心不曠造盡之要雖玄而惜津梁之勢未普遂以
莫逆之懷相與弘兼忘之惠乃集京師義業沙門命
公卿賞契之士五百餘人集於渭濱逍遙園堂鸞輿
佇駕於洪渌禁禦息警於林間躬覽玄章考正名於
楚本諮通津要坦夷路於來踐經本既定乃由此釋
論論之略本有十萬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
萬言梵夏既乖又有煩簡之異三分除二得此百卷
於大智三十萬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見歸途直達無
復惑趣之疑以文求之無間然矣故天竺傳云像正
之末微馬鳴龍樹道學之門其淪滑弱喪矣其故何

耶寔由二未契微邪法用盛虛言與實教並興嶮徑
與夷路爭轍始進者化之而流離向道者惑之而播
越非二匠其孰與正之是以天竺諸國爲之立廟宗
之若佛又稱而詠之曰智慧日已頽斯人令再曜世
昏寢已久斯人悟令覺若然者真可謂功格十地道
侔補處者矣傳而稱之不亦宜乎幸哉此中鄙之外
忽得全有此論梵文委曲皆如初品法師以秦人好
簡故裁而略之若備譯其文將近千有餘卷法師於
秦語大格唯譯一往方言殊好猶隔而未通苟言不
相喻則情無由比不比之情則不可以託悟懷於文

表不喻之言亦何得委殊塗於一致理固然矣進欲停筆爭是則校競終日卒無所成退欲簡而便之則負傷手穿鑿之譏以二三唯案譯而書鄙不備飾幸冀明悟之賢略其文而挹其玄也

大智論記第二十

出後論

究摩羅耆婆法師以秦弘始三年歲在辛丑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四年夏於逍遙園中西門閣上爲姚天王出釋論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乃訖其中兼出經本禪經戒律百論禪法要解向五十萬言并釋此論一百五十萬言論初品三十四卷解釋一品是全論其本二品已下法師略之取其要足以開釋文意而已不復備其廣釋得此百卷若盡出之將十倍於此

大智論抄序第二十一

釋慧遠作

夫宗極無爲以設位而聖人成其能昏明代謝以開運而盛衰合其變是故知驗易相推理有行藏屈伸相感數有往復由之以觀雖冥樞潛應圓景無窮不能均四象之推移一其會通況時命紛謬世道交淪而不深根固蒂寧極以待哉若達開塞之有運時來非由遇則正覺之道不虛凝於物表弘教之情亦漸

可識矣有大乘高士厥號龍樹生于天竺出自梵種
精誠曩代契心在茲接九百之運撫頽薄之會悲蒙
俗之茫昧蹈險跡而弗恪於是卷陰衡門雲翔赤澤
慨文明之未發思惑躍而勿用乃喟然歎曰重夜方
昏非螢燭之能照雖白日寢光猶可繼以朗月遂自
誓落簪表容玄服隱居林澤守閑行禪靖慮研微思
通過半因而悟曰聞之於前論大方無垠或有出乎
其外者俄而迴步雪山啟神明以訴志將歷古仙之
所遊忽遇沙門於巖下請質所疑始知有方等之學
及至龍宮要藏秘典靡不管綜滯根旣拔則名冠道

位德備三忍然後開九津於重淵朋鱗族而俱遊學
徒如林英彥必集由是外道高其風名士服其致大
乘之業於茲復隆矣其人以般若經爲靈府妙門宗
一之道三乘十二部由之而出故尤重焉然斯經幽
奧厥趣難明自非達學尠得其歸故叙夫體統辨其
深致若意在文外而理蘊於辭輒寄之賓主假自疑
以起對名曰問論其爲要也發軔中衢啟惑智門以
無當爲實無照爲宗無當則神凝於所趣無照則智
寂於所行寂以行智則群邪革慮是非息焉神以凝
趣則二諦同軌玄轍一焉非夫正覺之靈撫法輪而

再轉孰能振大業於將頽紐遺綱之落緒令微言絕而復嗣玄音輟而復詠哉雖弗獲與若人並世叩津問道至於研味之際未嘗不一章三復欣於有遇其中可以開蒙朗照水鏡萬法固非常智之所辨請而而言生塗兆於無始之境變化構於倚伏之場咸生於未有而有滅於既有而無推而盡之則知有無迴謝於一法相待而非原生滅兩行於一化映空而無主於是乃卽之以成觀反鑒以求宗鑒明則塵累不止而儀像可觀觀深則悟徹入微而名實俱玄將尋其要必先於此然後非有非無之談方可得而言嘗

試論之有而在有者有於有者也無而在無者無於無者也有有則非有無無則非無何以知其然無性之性謂之法性法性無性因緣以之生生緣無自相雖有而常無常無非絕有猶火傳而不息夫然則法無異趣始末淪虛畢竟同爭有無交歸矣故遊其與者心不待慮智無所緣不滅相而寂不修定而閑非神遇以期通焉識空空之爲玄斯其至也斯其極也過此以往莫之或知又論之爲體位始無方而不可詰觸類多變而不可窮或開遠理以發興或導近習以入深或闔殊塗於一法而弗雜或闢百慮於同相

而不分此以絕夫壘瓦之談而無敵於天下者也爾
乃博引衆經以贍其辭暢發義旨以弘其美美盡則
智無不周辭博則廣大悉備是故登其涯而無津挹
其流而弗竭汪汪焉莫測其量洋洋焉莫比其盛雖
百川灌河未足語其辯矣雖涉海求源未足窮其遂
矣若然者非夫淵識曠度孰能與之潛躍非夫越名
反數孰能與之澹漠非夫洞幽入冥孰能與之沖泊
哉有高座沙門字曰童壽宏才博見智周群籍翫服
斯論佩之彌久雖神悟發中必待感而應于時秦主
姚王敬樂大法招集名學以隆三寶德洽殊俗化流

西域是使其人聞風而至既達關右卽勸令宣譯童
壽以此論深廣難卒精究因方言易省故約本以爲
百卷計所遺落殆過三倍而文藻之士猶以爲繁咸
累於博罕旣其實譬大羹不和雖味非珍神珠內映
雖寶非用信言不美固有自來矣若遂令正典隱於
榮花玄機虧於小成則百家競辯九流爭川方將幽
淪長夜背日月而昏逝亦悲乎於是靜尋所由以
求其本則知聖人依方設訓文質殊體若以文應質
則疑者衆以質應文則悅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辭樸
而義微言近而旨遠義微則隱昧無象旨遠則幽緒

莫尋故令翫常訓者牽於近習束名教者惑於未聞
若開易進之路則階藉有由曉漸悟之方則始涉有
津遠於是簡繁理穢以詳其中令質文有體義無所
越輒依經立本繫以問論正其位分使類各有屬謹
與同止諸僧共別撰以爲集要凡二十卷雖不足增
暉聖典庶無大謬如其未允請俟來哲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一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二目錄

中論序第一

長安僧叡

中論序第二

曇影法師

百論序第三

僧肇法師

十二門論序第四

長安僧叡

成實論記第五

出論後記

略成實論記第六

新撰

成實論抄序第七

周顒

訶梨跋摩傳第八

江陵玄暢作

菩薩波羅提木叉後記第九

未詳作者

比丘尼戒本出本末序第十

出戒前記

比丘大戒序第十一

出戒前記

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異序第十二

竺曇無蘭

關中近出尼二種壇文夏坐雜十二事并雜

事共卷前中後三記第十三

摩得勒伽後記第十四

出經後記

善見律毗婆沙記第十五

出律前記

千佛名號序第十六

出賢劫經

竺曇無蘭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二

釋

梁

釋

僧

祐

撰

中論序第一

釋僧叡

中論有五百偈龍樹菩薩之所造也以中爲名者照其實也以論爲稱者盡其言也實非名不悟故寄中以宜之言非釋不盡故假論以明之其實既宜其言既明於菩薩之行道場之照朗然懸解矣夫滯惑生於倒見三界以之而淪溺偏悟起於猒智耿介以之而致乖故知大覺在乎曠照小智纏乎隘心照之不曠則不足以夷有無一道俗知之不盡則未可以涉

中途泯二際道俗之不夷二際之不泯菩薩之憂也是以龍樹大士折之以中道使惑趣之徒望玄指而一變恬之以卽化令玄悟之賓喪諮詢於朝徹蕩蕩焉真可謂理夷路於冲階敞玄門於宇內扇慧風於陳枚流甘露於枯悴者矣夫百樑之構興則鄙茅茨之側陋覩斯論之宏曠則知偏悟之鄙倍幸哉此區之餘惠而今而後談道之賢始可與論實矣云天竺諸國敢豫學者之流無不翫味斯論以爲喉衿其染翰申釋者甚亦不少所出者是天竺梵志名賓羅伽

秦言青目之所釋也其人雖信解深法而辭不雅中其中乖闕煩重者法師皆裁而禪之於經通之理盡矣文或左右未盡善也百論治外以閑邪斯文祔內以流滯大智釋論之淵博十二門觀之精詣尋斯四者真若日月入懷無不朗然鑒徹矣予翫之味之不能釋手遂復忘其鄙拙託悟懷於一序并目品義題之於首豈期能釋耶蓋是欣自同之懷耳

中論序第二

曇影法師

夫萬化非無宗而宗之者無相虛宗非無契而契之者無心故至人以無心之妙慧而契彼無相之虛宗

內外並冥緣智俱寂豈容名數於其間哉但以悖玄之質趣必有由非名無以領數非數無以擬宗故遂設名而召之立數而辯之然則名數之生生於累者可以造極而非其極苟曰非極復何常之有耶是故如來始逮真覺應物接鹿啓之以有後爲大乘乃說空法化適當時所悟不二流至末葉像教之中人根膚淺道識不明遂廢魚守筌存指忘月觀空教便謂罪福俱泯聞說相則謂之爲真是使有無交興生滅迭爭斷常諸邊紛然競起時有大士厥號龍樹爰託海宮逮無生忍意在傍宗載隆遺教故作論以折中

其立意也則無言不窮無法不盡然統其要歸則會通二諦以真諦故無有俗諦故無無真故無有則雖無而有俗故無無則雖有而無雖有而無則不累於有雖無而有則不滯於無不滯於無則斷滅見息不存於有則常等冰消寂此諸邊故名曰中問答杌微所以爲論是作者之大意也亦云中觀直以觀辯於心論宜於口耳

羅什法師以秦弘始十一年於大寺出

百論序第三

釋僧肇

百論者蓋是通聖心之津塗開真諦之要論也佛泥洹後八百餘年有出家大士厥名提婆玄心獨悟俊

氣高朗道映當時神超世表故能闢三藏之重關坦
十二之幽路擅步迦夷爲法城塹于時外道紛然異
端競起邪辯逼真始亂正道乃仰慨聖教之凌遲俯
悼群迷之縱惑將遠拯沉淪故作斯論所以防正開
邪大明於宗極者矣是以正化以之而隆邪道以之
而替非夫領括衆妙孰能若斯論有百偈故以百爲
名理致淵玄統群籍之要文旨婉約窮制作之美然
至趣幽簡眇得其門有婆藪開士者明慧內融妙思
奇拔遠契玄蹤爲之訓釋使沉隱之義彰於微翰諷
味宣流披於來葉文藻煥然宗塗易曉其爲論也言

而無當破而無執儻然靡據而事不失真蕭焉無寄
而理自玄會返本之道著乎茲矣有天竺沙門鳩摩
羅什器量淵弘俊神超邈鑽仰累年轉不可測常味
詠斯論以爲心要先雖親譯而方言未融致今思尋
者躊躇於謬文標位者乖迂於歸致大秦司隸校尉
安城侯姚嵩風韻清舒冲心簡勝博涉內外理思兼
通少好大道長而弥篤雖復形羈時務而法言不輟
每撫茲文所慨良多以弘始六年歲次壽星集理味
沙門與什考校正本陶練覆疏務存論旨使質而不
野簡而必詣宗致劃尔無間然矣論凡二十品品各

有五偈後十品其人以為無益此土故闕而不傳冀明識君子詳而覽焉

十二門論序第四

僧叡法師

十二門論者蓋是實相之折中道場之要軌也十二門者摠衆枝之大數也門者開通無滯之稱也論之者欲以窮其源盡其理也若一理之不盡則衆異紛然有惑趣之乖一源之不窮則衆塗扶疎有殊致之不夷乖趣不泯大士之憂也是以龍樹菩薩開出者之由路作十二門以正之正之以十二則有無兼暢事無不盡事盡於有無則忘功於造化理極於虛位

則喪我於二際然則喪我在乎落筌筌忘存乎遺寄筌我兼忘始可以幾乎實矣幾乎實矣則虛實兩冥得失無際冥而無際則能忘造次於兩玄泯顛沛於一致整歸駕於道場畢趣心於佛地恢恢焉真可謂運虛刃於無間奏希聲於宇內濟弱喪於玄津出有無於域外者矣遇哉後之學者夷路既坦幽塗既開真得振和鸞於北溟馳白牛以南迦悟大覺於夢境即百化以安歸夫如是者惡復知曜靈之方盛玄陸之未希也哉叡以鄙倍之淺識猶敢明識虛關希懷宗極庶日用之有宜冀歲計之能殖況才之美者乎

序

卷之五

七

封

不勝景仰之至敢以鈍辭短思序而申之并目品義題之於首豈其能益也庶以此微開疾進之路耳

法師以秦弘始十一年於大寺出之

成實論記第五

出論後記

大秦弘始十三年歲次壬寅九月八日尚書令姚顯請出此論至來年九月十五日訖外國法師拘摩羅耆婆手執梵本口自傳譯曇曇筆受

畧成實論記第六

新撰

成實論十六卷羅什法師於長安出之曇曇筆受曇影正寫影欲使文玄後自轉爲五翻餘悉依舊本齊

永明七年十月文宣王招集京師碩學名僧五百餘人請定林僧柔法師謝寺慧次法師於普弘寺迭講欲使研覈幽微學通疑執卽座仍請祐及安樂智稱法師更集尼衆二部名德七百餘人續講十誦律志令四衆淨業還白公每以大乘經淵深漏道之津涯正法之樞紐而近世陵廢莫或敦修棄本逐末喪功繁論故卽於律座令柔次等諸論師抄比成實簡繁存要畧爲九卷使辭約理舉易以研尋八年正月二十三日解座設三業三品別施獎有功勸不及上者得三十餘件中者得二十許種下者數物而已卽寫

序

卷之五

七

二

略論百部流通敎使周顒作論序今錄之于後
抄成實論序第七

周顒作

尋夫數論之爲作也雖製興於晚集非出于一音然其所以開家命部莫不各有弘統皆足以該領名數隆讚方等契闊顯益不可訾言至如成實論者摠三乘之祕數窮心色之微闡探因位果解惑相馳凡聖心樞罔不畢見乎其中矣又其設書之本位論爲家抑揚含吐咸有憲章則優柔闕探動開獎利自發聚之初首至道聚之本章其中二百二品鱗綵相綜莫不言出於典義溺於邪門故必曠引條繩碎陳規

墨料同洗異峻植明塗裨濟之功寔此爲著者也既効宣於正經無滌乎異學雖則近派小流實乃有變方敎是以今之學衆皆云志存大典而發跡之日無不寄濟此塗乘津鶩永本期長路其書言精理贍思味易耽頤遂赴蹈爭流重趼相躡又卷廣義繁致功難盡故曩往不旋終妨正務頃泥洹法華雖或時講維摩勝鬘頗參餘席至於大品精義師匠蓋踈十住淵弘世學將殄皆由寢處於論家永均于弱喪是使大典榛蕪義種行輟興言悵悼側寐忘安成實既有功於正篆事不可闕學者又遂流於所赴此患宜裁

今欲內全成實之功外蠲學士之慮故銓引論才備
詳切緩刊文在約降爲九卷刪賒採要取効本根則
方等之助無虧學者之煩半遣得使功歸至典其道
彌傳波若諸經無墜於地矣業在心源庶無裁削之
累今典故全豈有妨於好學相得意於道心可不謀
而隨喜也

訶梨跋摩傳序第八

江陵玄暢作

余尋訶梨跋摩述論明經樞機義奧後進所馳荊州
暢公製傳頗微事跡故復兼錄附之序末雖於類爲
乖而顯證是同焉

訶梨跋摩者此稱師子鎧佛泥洹後九百年出在中
天竺婆羅門子也若人之生也固亦命世而誕幼則
神期秀拔長則思周變通至若世典圖陀並是陰陽
奇術提舍高論又亦外誥情辯皆經耳而究其幽遇
心而盡其妙直以世訓承習弗爲心要也遇見梵志
導以真軌遂抽簪革服爲薩婆多部達摩沙門究摩
羅陀弟子其師既器而非凡卽訓以名典迦旃延所
造大阿毗曇乃有數千偈而授之曰此論蓋是衆經
之統例三藏之要目也若能專精尋究則悟道不遠
於是跋摩敬承鑽習功不踰月皆精其文義乃慨焉

而歎曰吾聞佛旨虛寂非名相所議神澄妙絕罕常情攸測故爲先達之所遵崇我亦注心歸仰如今之所稟唯見浮繁妨情支離害志紛紜名相竟無妙異若以爲先聖應期適時之漸斯則教之流非化之源矣遂乃數載之中竊三藏之旨考九流之源方知五部創流盪之基迦旃啟徧競之始紛紛遺蹤謀方百轍由使歸宗者昧其繁文尋教者惑其殊軌夫源同求異乃將衰之微然頽綱不振亦弘道者之憂也遂抗言五異辯正衆師務遵洪範當而不讓至乃敏捷鋒起苞籠群達辯若懸河清對無滯于時衆師雷動

相視闕如後以他日集而議曰此子特明凌轢舊德據言有本未易可傾邁年值此運也如何或有論者曰豈唯此子才明過人抑亦吾等經論易窮耳意謂學無自足闇則諮明明昧之分已自可知何爲苟守偏識不師廣見耶諸耆德曰相與誠復慕明情深而忝世宗仰于茲久矣當不能忽廢舊業問道少年明矣何者夫根同葉散像數自然五部之興有自來矣但常敦其素業祇而行之旣生屬千載之末孰能遠軌正法之初哉且跋摩抽簪之始受道吾黨中參異學已自離群夫師祖不同所以五部不雜點異之制

蓋先師舊典幸可述其獨見之明以免雷同之衆跋
摩既宏才放達廣心遠度雖衆誚交誼傲然容豫深
體忘懷明遊常趣神用閑邃擇木改步時有僧祇部
僧任巴連弗邑並遵奉大乘云是五部之本久聞跋
摩才超群彥爲衆師所忌相與慨然要以同止遂得
研心方等銳意九部採訪微言搜簡幽旨於是博弘
百家衆流之談以檢經奧通塞之辯澄汰五部商畧
異端考覈迦旃延斥其偏謬除繁棄末慕存歸本造
述明論厥號成實崇附三藏准列四真大明筌極爲
二百二品志在會宗先隆遺軌庶廢乖競共遵通濟

斯論旣宣淵懿嚮萃旬日之間傾震摩竭于時天竺
有外道論師云是優樓佉弟子明鑒縱達每述譏正
之辯歷國命訓莫能制者聞華氏王崇敬三寶將阻
其信情又欲振名殊方遂杖策恒南直至摩竭王聞
不悅卽宣募境內有能辯屈之者當奉爲國師闔境
豪彥皆憚其高名咸曰才非跋摩孰堪斯舉王聞甚
悅卽勅奉迎跋摩旣至王便請昇論堂今與外道決
其兩正于時外道志氣干雲乃傲然而詠曰吾大宗
樓迦偉藉世師繁文則六諦同貫簡旨則知異于神
神爲知主唯斷爲宗敢有抗者斬首謝焉跋摩旣宏

才逸世觀之杪然神期凌霄容無改顏乃慨然對曰
異哉子之談也子所以跨遊殊方將欲崇其神而長
其知也又以斷爲宗而自誣其旨子無知乎神可亡
乎神既非知爲神知知神乎若神知知神者誰
知若知神知亦神乎外道乃退自疑曰理必若斷我
無知矣知若知神神非宗矣於是沉惟謝屈心形俱
伏王及臣民慶快非恒卽與率土奉爲國師王乃譴
其舊衆昔忌名賢本衆相視懷愧闕然咸共追遜固
請舊居王又曰夫制邪歸正其德弘矣但弘教之賢
業尚殊背乖迂遺筌濁亂像軌請以檢一今謬昧欽

明王卽宣告號爲像教大宗由使八方論士淵異之
徒感恩舊決明契而萃跋摩以絕倫之才超群之辯
每欲師聖附經藉同黜異遂博舉三藏開塞之塗大
壯五部乖競之路難其所執釋其所難明辯恢廓苞
羅衆說理亂叩機神王若無於是群方名傑莫能異
見咸廢殊謀受道真軌淳化以之而隆邪蒿以之再
騫非夫神契實津道參冲旨孰能盪定群異今廢我
求通者哉所以粗述始末垂諸好事云尔

集在薩婆多部此師既不入彼傳故附於此

造諸數論大師傳並

菩薩波羅提木叉後記第九 未詳作者

序

西三藏記集序卷第十二

三

封

夫窮像於玄原之無始萬行始於戒信之玄兆是故
天竺鳩摩羅什法師心首持誦什言此戒出梵網經
中而什法師少翫大方齊異學於迦夷淳風東扇故
弘始三年秦王道契百王之業奉心大法於逍遙觀
中三千學士與什參定大小乘經五十餘部唯菩薩
十戒四十八輕最後誦出時融影三百人等一時受
行修菩薩道豈唯當時之益乃有累劫之津也故慧
融書三千部流通於後代持誦相授屬諸後學好道
之君子願末劫不絕共見千佛龍華同坐
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第十 出戒本前晉孝武
帝世出

拘夷國寺甚多修飾至麗王官彫鏤立佛形像與寺
無異有寺名達慕藍百七
十僧北山寺名致隸藍六十
僧劔

慕王新藍五十
僧温宿王藍七十
僧

右四寺佛圖舌彌所統寺僧皆三月一易屋床坐
或易藍者未滿五臘一宿不得無依止王新僧伽

藍九僧有年少沙門
大乘學與舌彌是
師徒而舌彌阿舍
學也阿

麗藍百十北
丘尼輪若干藍五十北
丘尼阿麗跋藍二十
尼道

右三寺比丘尼統依舌彌受法戒比丘尼外國法
不得獨立也此三寺尼多是葱嶺以東王侯婦女
爲道遠集斯寺用法自整大有檢制亦三月一易

房或易寺出行非大尼三人行多持五百戒亦
無師一宿者輒彈之今所出比丘尼大戒本此寺
常所用者也舌彌乃不肯令此戒來東僧純等求
之至勤每嗟此後出法整唯之斯戒末乃得之其
解色以息嬌不在止治客也不欲以止竊不在謹
封藏也解色則無情於外形何計飾容與不飾乎
不欲則無心於珠玉何須慢藏與緘滕乎所謂無
關而不可開無約而不可解也內健既外又毀
容麤服進退中規非法不視非時不餐形如朽柱
心若濕灰斯戒之謂也豈非聖人善救人故無棄

人也哉然女人之心弱而多放佛達其徵防之宜
密是故立戒每倍於男也大法流此五百餘年比
丘尼大戒了於其文以此推之外國道士亦難斯
人也法汰項年鄙當世爲人師處一大域而坐視
令無一部僧法推求出之竟不能具吾昔得大露
精比丘尼戒而錯得其藥方一匣持之自隨二十
餘年無人傳譯近欲參出殊非尼戒方知不相關
通至於此也賴僧純於拘夷國來得此戒本令佛
念曇摩侍慧常傳始得具斯一部法矣然弘之由
人不知斯人等能遵行之不耳

此戒文與今戒住
尼衆學猶作尸又

月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二

封

吉利

比丘大戒序第十一

釋道安作

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禪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之由戶泥洹之關要也戒者斷三惡之于將也禪者絕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齊藥病之妙醫也具此三者於取道乎何有也夫然用之有次在家出家莫不始戒以爲基址也何者戒雖檢形形乃百行舟輿也須臾不矜不莊則傷戒之心入矣傷戒之心入而後欲求不入三惡道未所前聞也故如來舉爲三藏之首也外國重律每寺立持律月

相率說戒說戒之日終夜達曉諷乎切教以相維攝犯律必彈如鷹隼之逐鳥雀也大法東流其日未遠戎之諸師始秦受戒又之譯人考校者尠先人所傳於本謂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余昔在鄴少習其事未及檢戒遂遇世亂每以快快不盡於此至歲在鵠火自襄陽至關右見外國道人曇摩侍諷阿毗曇於律持善遂令涼州沙門竺佛念寫其梵文道賢爲譯慧常筆受逕夏漸冬其文乃訖考前常行世戒其謬多矣或殊失旨或粗舉意昔從武遂法潛得一部戒其言煩直意常恨之而今持戒規矩與同猶如合符

出門應轍也然後乃知淡乎無味乃直道味也而嫌其丁寧文多及複稱卽命慧常令斥重去複常乃避席謂大不宜余戒猶禮也禮執而不誦重先制也慎舉止也戒乃逕廣長舌相三達心制八輩聖士珍之寶之師師相付一言垂本有逐無赦外國持律其事實余此土尚書及與河洛其文樸質無敢措手明祇先王之法言而慎神命也何至佛戒聖賢所貴而可改之以從方言乎恐失四依不嚴之教也與其巧便寧守雅正譯梵爲秦東教之士猶惑非之願不刊削以從飾也衆咸稱善於是案梵文書唯有言倒時從

順耳前出戒十三事中起室與檀越議三十事至大姓家及綺紅錦繡衣及七因緣法如斯之比失旨多矣將來學者審欲求先聖雅言者宜詳攬焉諸出爲秦言便約不煩者皆蒲萄酒之被水者也外國云戒有七篇而前出戒皆八篇今戒七悔過後曰尸叉闍賴尼尸叉闍賴尼有百七事明也如斯則七篇矣又侍尸叉闍賴尼有百一十事余嫌其多侍曰我持律許口受十事一記無長也尋僧純在丘慈國佛陀舌爾許得比丘尼大戒來出之正與侍同百有一十余乃知其審不多也然則比丘戒不止二百五十阿

夷戒不止五百也

比丘大戒本

欲說戒維那出堂前唱不淨者出次曰庾跋門怒鉢

羅鞞處

可入大沙門

然後入唱行籌曰頽皸舍陀

素也

舍羅遮麗吏

籌布薩陀

心密栗栴心娑檮鞞

度也

舍羅姑緣怒把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

戒者出僧何等作為答說戒不來者屬授清淨說住小

說竟

說已那春夏冬若干日已過去隨時計日

僧盡共思惟一切生死過求於度世道

若精進持戒同亦當歸死不精進持戒

同亦當歸死寧持戒而死不犯戒而生

譬如駛水流日月不常住人命疾於彼

去者不復還

自此偈以後有布薩羯磨及戒文不復具寫

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異序第十二

竺曇無蘭

夫戒者人天所由生三乘所由成泥洹之關要也是以世尊授藥以戒為先焉戒者乃三藏之一也若不以戒自禁馳心於六境而欲望免於三惡道者其猶如無舟而求度巨海乎亦如魚出于深淵鴻毛入于

盛火煖不死焦者未之有也行者以戒自嚴猛意五十八法者取道也何難哉蘭自染化務以戒律爲意昔在於廬山中竺僧舒許得戒一部持之自隨近二十年每一尋省恨文質重會曇摩侍所出戒規矩與同然侍戒衆多施有百一十事尔爲戒有二百六十也釋法師問侍言我從持律許口受一一記之莫知其故也尼戒衆多施亦尔百有一十三事中第二十一二百五十者云長鉢過十日捨墮續言是比丘當持此鉢與比丘僧二十二二百六十者云鉢破綴齊五更未得新鉢故者當歸衆僧推其理旨宜如

二百五十者在長鉢後事與破鉢并者爲重長也余以長鉢後事注於破鉢下以子從母故也九十事中多參錯事不相對復徙就二百六十者令事類相對亦時有不相似者重飯食無餘因緣墮應對重飯不屬人言不足此除因緣事與別請并故以對別請此一戒在重飯一戒在別請亦爲有餘緣則得重飯亦得越次受請也不舒手受食自恐教人恐怖此二戒無對將傳寫脫耶梵本闕乎衆多施亦有不相對不相似者莫知所以也余因閑暇爲之三部合異粗斷起盡以二百六十戒爲本二百五十者爲子以前出

常行戒全句繫之於事末而亦有永乖不相似者有
以一爲二者有以三爲一者余復分合令事相從然
此三戒或能分句失旨賢才聰叡若有攬者加思爲
定恕余不逮

比丘僧詳定後從長安復持本
來更得重校時有損益最爲定

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

三部合異二卷

欲說戒維那出堂前唱不淨者出次曰庾跋門怒鉢
羅鞞處然後入唱行籌

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爲

衆僧和聚會悉受
無戒於僧有何事

答說戒

僧答言
布薩

不來者屬授清淨

說諸人者當說當來
之淨答言說淨

說已那春夏冬若干日已過去

僧盡共思惟

一切生死過

求於度世道

若精進持戒

同亦當歸死

不精進持戒

同亦當歸死

寧持戒而死

不犯戒而生

譬如駛水流

日月不常住

人命疾於彼

去者不復還

自此偈以後有布薩羯磨及戒文也

此二百六十戒七佛偈與常行戒偈同子戒偈同子
戒本無偈想亦同故不出也而此戒來至楊州汰法
師嫌文質重有所刪削此是本末措手向質重者也

晉秦元六年歲在辛巳六月二十五日比丘竺曇無
蘭在揚州丹楊郡建康縣界謝鎮西寺合此三戒到
七月十八日訖故記之

關中近出尼二種壇文夏坐雜十二事并雜事共卷
前中後三記第十三

卷初記云太歲已卯鶉火之歲十一月十一日在長
安出此比丘尼大戒其月二十六日記僧純於龜茲
佛陀舌彌許戒本曇摩侍傳佛念執梵慧常筆受
卷中間尼受大戒法後記云此土無大比丘尼戒乏
斯一部僧法久矣吳土雖有五百戒比丘尼而戒是

覓歷所出尋之殊不似聖人所制法汰道林聲鼓而
正之可謂匡法之棟梁也法汰去年亦令外國人出
少許復不足慧常涼州得五百戒一卷直戒戒復之
似人之所作其義淺近未及僧純曇充拘夷國來從
雲慕藍寺於高德沙門佛圖舌彌許得此比丘尼大
戒及授戒法受坐已下至劒募法遂令佛圖卑爲譯
曇摩侍傳之乃知真是如來所制也而不止五百數
比丘戒有二百六十問侍所以言莫知其故也然以
理推之二百五十及五百是舉全數耳又授比丘尼
大戒文少將卽用授大比丘法而出其異也八難賴

夷無二亦當依比足之耳亦當畧授十七僧迦衛尸
沙一章也又授比丘尼大戒尼三師教授師更與七
尼壇外問內法壇外問內法於事爲重故外國師云
壇外問當言正余上場衆僧中當問汝汝當余荅壇
上問則言今衆僧中問汝也正余令曇充還拘夷訪
授比丘尼大戒定法須報以爲式也授六法文無乏
也二師而已無敎授師也上壇僧尼各多益善卷後又記云秦
建元十五年十一月五日歲在鵠尾比丘僧純曇充
從丘慈高德沙門佛圖舌彌許得此授大比丘尼戒
儀及二歲戒儀從受坐至屬授諸雜事令曇摩侍出

佛圖單爲譯慧常筆受凡此諸事是所施行之急者
若爲人師而不練此此無異於土牛後人也涼州道
人竺道曼於丘慈因此異事來與燉煌道人此沙門
各各所住祠或二百或三百人爲一部僧比丘尼向
三百人凡有五祠各各從所使僧祠依准爲界內無
共說戒法也常暮說戒說戒之日比丘尼差三人往
白所依僧云今日當說戒僧卽差二人往詣比丘尼
僧知人數還白大僧云比丘尼凡有若干於某祠清
淨說戒普共聞知如是三白比丘尼便自共行籌說
戒如法僧事

曇充云大齊說律六十日竟尼亦寄聽
若遇說戒亦寄聽戒唯不與舍羅籌耳

序

封

七月十五日各於所止處受歲如法遣三人請所依
僧承受界分齊耳其餘如僧法

此與尼戒違
將是不知也

比丘尼

當三受戒五百戒比丘尼滿十二歲乃中爲師初受
十戒時索二女師當使持律沙門授戒乃付女師令
教道之次受二百五十戒年滿二十直使女三師授
之耳威儀俯仰如男子受戒法無異也

彌離尼受六
法無三師沙

弥亦無三師二師而已耳
六法云二百五十謬傳之

受戒後周一年無誤失乃

得受戒五百戒後受戒時三師十僧如中受時直使
前持律師更授二百五十事合前爲五百耳直授之
不如中受時問威儀委曲也戒文如男子戒耳事事

如之無他異也

授戒立三尼師一持律比丘僧持戒場四住屋下
此言十僧後授不委四與授文及未詳所出也

摩得勒伽記第十四

出經後記

宋元嘉十二年歲在乙亥楊州聚落丹陽郡秣陵縣
平樂寺三藏與弟子共出此律從正月起至九月二
十二日草成二十五日寫畢白衣優婆塞張道孫敬
信執寫

善見律毘婆沙記第十五

出律前記

齊永明十年歲次實沉三月十日禪林比丘尼淨秀
聞僧伽跋陀羅法師於廣州共僧禪法師譯出梵本

善見毘婆沙律一部十八卷京師未有渴仰欲見僧
伽跋陀羅其年五月還南憑上寫來以十一年歲次
大梁四月十日得律還都頂禮執讀敬寫流布仰惟
世尊泥洹已來年載至七月十五日受歲竟於衆前
謹下一點年年如此感慕心悲不覺流淚
千佛名號序第十六

出賢劫經

沙門竺曇無蘭抄

賢劫經說二千一百諸度無極竟喜王菩薩仍問今
此會中寧有大士得此定竟入斯八千四百諸度無
極及八萬四千度無極法入八萬四千諸三昧門乎

佛荅言有不但此諸開士也當來賢劫一千如來亦
得入也除四正覺喜王白佛唯願世尊說諸佛名字
姓號佛爲喜王說諸佛號字號字一千數之有長而
興立發意二品重說皆齊慧業而止以此二品檢之
有以二字爲名者三字名者有以他字足成音句非
其名號亦時有字支異者想梵本一耳將是出經人
轉其音辭令有左右也長而有者或當以四五六字
爲名號也興立發意不盡名自慧業以下難可詳也
余今別其可了各爲佛名意所不了則全舉之又以
字異者注之於下然或能分合失所深見達士其有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序

出三藏記集卷第十二

三

封

覽省可爲改定恕余不逮

今合失刊衆具事士其

出三藏記集卷第十二

意也不至閱全

其各出立發源不盡各自慧業以不難



其其若謂今有本立其而亦古如當以四正六

育則主字

典立發源

致謝將歡喜王

晉人也創四五

對答言不則此

ムノサ七